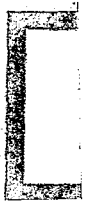


朱彤戲劇集

III

長恨歌



在這烽火彌天餓殍載道的時候，我噙着悲憤和熱淚，把這戲獻給你們！那些被侮辱被損害了的，那些殉難的，那些孤獨的然而勇敢呼喊着的，那些懷抱信仰默默工作的人們。

——作者。

MG
I234.6
154

芳侯
長政

朱彬
敬贈

朱 彤 戲 劇 集

II

長 恨 歌

(三幕悲劇)

一九四七年出版



3 1774 6958 6

凡欲公演、翻譯、或以任何形式改編本劇者，必須事前商得劇作者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法定代理人姓名及通訊處：

上海暨南大學蕭子風教授

南京國立音樂院楊白華教授

蘇州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劉雪厂教授

西安西北工學院葉守濟教授

廣州中山大學岑家梧教授

獻辭

這不是那風流多情的君王
和那傾城傾國的妃子，
怎樣纏綿繾綣的故事。

這是多少年以後，
油賣六千元一斤，
米賣四十萬一担，

那個時候——

多少憔悴的靈魂，
徘徊在生死之間的悲劇。

——作者。

時 和 地

這個戲演出在勝利以後第三年，萬元大鈔出籠的時候。地點隨便是上海、南京、杭州或北平都可以，因為沒有哪個地方，那些升斗小民，不是喘息在白色的恐怖中。

人 物 表

趙老太婆：七十八歲。

趙太太：五十歲。

趙有財：趙太太的獨子，二十五歲。

小 蘭：趙家的丫頭，二十歲。

小 鵝：趙太太的媳婦，二十三歲。

小毛：她的孩子，五個月。

郭老大：小鵝的第一個丈夫，二十八歲。

小二子：他的弟弟，二十歲。

高大娘：媒婆，五十三歲。

小禿子：她的孫子，十二歲。

另有不出場的學生羣和巡警若干人。

第一幕

不知道是人的罪惡還是神的遊戲，這地方忽然括起二十餘年沒有見過的大風。已經整整括了半日，還沒有止息的趨勢。風，瘋狂地，一個勁兒捲着，撲着，鑽入清涼從那漫漶活潑的天邊呼嘯而來，又瘋狂地，一個波浪一個波浪地，奔騰咆哮而去了。大地喘息着，呼吸緊促，不時聽見這一顆大樹或那一顆大樹咔嚓地爆炸，或是什麼危樓轟然倒塌的聲音。大堆大堆的灰砂，成扇形地，翻滾着，迴旋着，從這一個屋脊翻到那一個屋脊，又斜旋到不知道哪兒去了。——天色漸漸暗下來。冬日的黃昏原來就是冷清的，在颶風的襲擊下，愈加顯得一種世界末日的恐怖。

開幕的時候，舞台黑曲曲的，圓然無人。我們完全看不清什麼，只聽見窗牖格格響。慢慢地我們才能辨認出來，原來這是一間中式的客堂。依稀朦朧的，彷彿中央擺着一個大圓桌子，兩邊兩對高背的寶座椅，黑森森地，像是幾個沒頭沒臉的鬼，呆呆蹲在哪兒。靠那邊，有一張棺材板式的長條桌子，緊緊貼着牆根。桌上右端，放着一個圓滾滾的東西，兩尺來高，尖頂兒毛茸茸的，亂蓬蓬的，不是上這兒逛過的人，準定猜不出這是一隻大瓷瓶，里面插着鷄毛帚子。斜角擺着一張帆布椅，誰不留神，還會當是什麼爬在地上的哈吧狗兒。兩扇門：左角一扇是通街的；里面緊接耳房的小門，掛着一幅老藍布簾子，也都朦朧朧朧看不清了。祇有朝東兩扇玻璃窗，還隱約透着一綫慘淡的微光。

屋內細小的擺什，全都隱在沉默的黑暗中。

外面的風還是咆哮着，翻騰着，幾次癱變着要竄進來。窗牖正在竭力地抗拒，格格的，札札的，格格札札的，分明氣喘喘的了；突然高空又一聲尖銳的長嘯：「咔嚓嘩嘩」，窗牖撞在什麼地方，玻璃砸了一塊。巨風終於闖了進來，撲着，抓着，瘋瘋癩癩地，大概爲了報

仇罷，拚命扭着窗格子撞頭：「碰當，碰當，碰碰碰。」

這時候——

里面耳房開始有了響動。我們首先聽到「咚」「咚」的手杖聲，重濁而且遲緩。「咚」「咚」，「咚」，一個籠鐘的老太婆，穿着黑襖黑褲，拄着一根黑拐杖，顛巍巍地走了出來。在漫漫的黝黑之中，祇有她的一叢頭髮是銀白的。她一邊喘咳着，一邊喊道：「開窗哪，小蘭，開！」突然「碰，碰」兩聲，窗櫺撞在牆壁上。「阿彌陀佛！」她嘍叨着：「我活够了，七十八歲了，這種邪風，這——」又一陣「咔嚓嘩嘩」，什麼玻璃搥碎了，「南無阿彌陀佛！」她關了窗戶。「罪孽啊！老天爺要降災了，罪孽啊！」她拄着拐杖，喘咳着，「咚，咚，咚」地走回去。慢慢地，連她的一叢白髮也看不見了。屋內又剩下一片死黑色。

靜半響，有人推門進來。我們看不見人臉，只看見一個少女的影子。

少女：（背羞觀衆）進來吧，高大娘。（邊走邊招呼）屋裏黑，當心啊，這是一張條桌兒——

高大娘：（跟進來，興興頭頭地）看見看見。（誇張）這屋少說我也跑上百十趟了，就是摸也摸

——（突然）哎，哎唷！

少女：（回頭）怎麼，叫桌尖兒擦上啦？

高大娘：（不好意思，遮掩）閃，閃了腰。（忍着痛）沒，沒擦什麼。

少女：（知道她強嘴，偏不放手）您可是上了年紀了，擦着了不是玩的？（帶有教訓意味）

還是慢慢走吧。（伶俐的走過去）我給您開燈。

高大娘：（破窗戶的風吹進來）外面好大風啊！這風直旋直旋……（電燈亮了）噯，猛一亮，怪閃眼的。——（又賣老）這是老虎風，這有二十年沒括過了。

（現在我們才看清楚高大娘的嘴臉：三角形的眼睛，尖下巴，鑲着兩顆金門牙，說起話來咕咕啞啞的。她穿的很有格局：藍布襖兒，灰布褲子，黑鞋白襪，干淨利落。要不是耳根下墜着一個肉瘤兒、她可真是上得了台盤。——她是屬於三姑六婆一流人物。已經五十出頭了，筋骨還是很硬朗，天天串這個門子，那個門子，哪家老姑奶奶有幾文私房，哪家住少爺定下媳婦，她都是一明二白，心里有底兒。她說話也實在靈活：三面兩刀，花言巧語，夾槍帶棒，翻雲覆雨，真是樣樣懂，樣樣行。她的三角形的眼睛，雖然不算美觀，却能稜稜的瞧着人，一直瞧透了心里去。「姑人的份量，下小菜兒，」她不會吃過眼前虧。她是心理學家，演說家兼教育家，成天在盤算，計劃，奔走，宣傳，目的祇有一個，就是錢。誰有錢誰就是她的爹娘，沒錢可得留點神兒，別遭她端一脚棍子。隨口應着）

高女：（隨口應着）嗯，怕要落雪呢。（不知不覺打一個寒噤）好冷！
高大娘：（開始用着她的稜稜的眼睛瞅着）喲，蘭姑娘，你可改了樣啦。（笑迷迷地）你聽你這一身漂漂亮亮的翠里綠衫子！

（那被叫做蘭姑娘的，乃是趙家的丫頭，小蘭。她不過二十歲。長的像朵荷花，說不上秀麗或者淡雅，却也有一種粗枝大葉的美。你瞧她一對小貓眼睛，亮晶晶地，嵌在小瓜子臉上，一會兒溜過來，一會兒溜過去，伶俐而且活潑。早上她還搽一點兒粉，抹一點胭脂。頭髮梳的齊齊的，溜溜的，斜角里一道髮縫兒，那麼清清楚楚一劃到底，不興有一根錯了道兒，誰不嘖嘖誇她兩句？她自己已很明白這個，每天照鏡子，少說也有七八次，一會梳梳，弄弄，摸摸，挑挑，愈照愈覺得自己好看，這以後心理就很複雜了：一方面她抱怨現在卑微的地位，這與她的容貌不相稱，因而追本溯源，怨她爸，怨她媽，怨

她錯投了娘胎；而另一方面，她又覺得自己畢竟有可以驕傲之處，她一心就想揀高枝兒飛，因此做了好些可喜的夢，夢見她戴上亮晃晃的戒指鐲子，燙了小圈圈的捲髮，多少入衝着她心眼兒說話。但是夢醒了，當她發現她還是睡在破綻綻的棉絮里，心里就湧起了無限的苦惱。

小蘭：（不知道是抱怨還是得意）怎麼，我這老粗布褂子，還算是漂亮？

高大娘：（摸一摸料子）老粗布？嚇，這就是上好的了——這怕要兩三萬一件？（不等回答，就讚不絕口）嘖嘖，頭是頭，腳是腳，一把水葱兒似的！「人是衣裝馬是鞍」，這話真不離。——要是在街面上碰見，我可準認不出來，還當是什麼新派小姐呢。

小蘭：（顯然喜歡這一着）我們過來這兩個月，您怎麼不來走走啊？

高大娘：（順嘴溜）咳，別提了，就是小禿子呀。你問小禿子的媽，哪天我不是叨叨唸上幾遍，我說我要來看看新娘子——

小蘭：（忍不住）哼！

高大娘：（連忙往里圓）自然還有蘭姑娘。（尷尬地笑着，往兜里掏）你瞧，我巴巴給你揀了一包花線針呢。

小蘭：（仍然有點賭氣）我不要，我們庫里有。

高大娘：（直往她手上塞）哎，蘭姑娘，你們鬧了，什麼好東西沒有？——針兒線兒，值個什麼？這不過是老婆子的一點心。

小蘭：（這才笑了）我又不開裁縫鋪，要這些針做什麼？

高大娘：（懇切地）留着，頑頑，是點意思。（然後感喟地，又像是羨慕地）咳，你們現在享福

噢。(旁叨地)哪天我嘴上不唸上兩遍?我說街坊老鄰居,旁的說不上,就別落了禮。

——偏偏小禿子呀,長了一頭爛瘡,天天洗呀,刷牙,抹呀,(分明是得意地)這個小壞種,說什麼也不要她媽,儘纏着我,(嘆了一口氣)咳,可把我這老骨頭磨壞了。

小蘭:(知道那一套,一直是帶聽不聽的,忽然窗戶缺口冒進一股風,她大叫起來)死風鬼風!——吹的一屋子灰。(用鷄毛帚子拂拂)您累着了,這邊歇歇吧。

高大娘:(一屁股坐下來,覺得有點沒趣)走兩步,腰酸酸擠擠的,——老了,不中用嘍。(一邊捶捶腰,一邊問)少奶奶不在屋裏麼?

小蘭:(抓住一個算盤,打算去堵缺口的風)表嫂,她才在這兒做活的。

高大娘:(驚異)你還叫表嫂?

小蘭:(淡淡地)我叫慣了。

高大娘:(教育家的口吻)蘭姑娘,你別怪我老婆子貧嘴,原先你叫她表嫂,是個正分名兒。要是你跟郭小二圓了房,她還是你親嫂子。可是人走哪兒說哪兒話,現在——

小蘭:(轉過臉來)現在她改了嫁,做了少奶奶了,我就要狗頭屁股地巴結她不成?

高大娘:不是這麼說,(詔笑)蘭姑娘,我也是爲的你好。——你不跟來幫工,也就罷了;既來了,(慢)「蹲在人家屋簷下」,就不能不低低頭了。

小蘭:(腦袋一歪)我不!偏不!

高大娘:(無法)得,得,我不過白說說的。

小蘭:(餘怒未息)哼,什麼東西,甩什麼少奶奶架子?(刻毒地)再用也不過是破貨!

高大娘:(急了)哎呀,蘭姑娘,何苦大聲嚷嚷的!

小蘭：我是氣不過。（拉住高姑娘評理）高姑娘，咱們不屈心，這年頭女的誰不會圖吃吃喝喝？（撇嘴）偏我的那位表嫂哪，——我就叫她表嫂怎麼樣？假門假事的，（數說）少爺給她打鐺子，她不要；買鞋，她也不要；——（重重）她就想盜個賢慧名兒！

高姑娘：（站起來往里走）我進去瞧瞧，我瞧瞧。

小蘭：（趕過去抓她）您就怕她聽見了？（大聲）我偏要嚷！我偏——

高姑娘：（堵住她的嘴）你聽聽，什麼？

（果然高背椅後面「骨咚」一響。

小蘭：（回頭看見一個人影）啊呀，有人——！

高姑娘：（急促地）小二子！

（驀地一個瘦稜稜的人影，從楮紅油漆寶座椅背後爬了出來。一對小綿羊似的眼睛，怯怯地，嵌在一張黃巴巴的臉上。塌鼻子，配上鼻樑心兩粒淡淡的細麻子，予人以孤另之感。他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小廝，頂着破氈帽兒。不知道是因為蹲久了，還是天冷，他聳着肩，瑟瑟地，縮在一件破破爛爛的棉襖里面。看那楞頭磕腦的樣子，就知道是一個不用「心」的人。雖然他的長像醜陋，過着一種近於乞丐的生活，他還是能够無愁無慮，快活如常。除非「餓」的問題緊緊逼在頭上，他才會着急一會兒。他有一顆淳厚的心，淳厚到了一種程度，甚至旁人吐沫噴在他的額巴子上，他也只是裂着黃牙一笑，從不以為惡意。而他受了人家「恩」，嘴里雖不說，也不會說，心里却是明白。不定在什麼時候，他會跑過來摸摸你的疼腿。他也經驗過一次戀愛，——戀愛，這名詞兒他不懂，那甜味兒他可嘗的出來，——不論人家歪頭笑一笑，或者溜溜眼珠兒，有意也好，無

意也好，他是不會忘記的了。別瞧他人粗心粗，他可真能把最纖細的記憶，死死揣在心里，就像一個守節的婦人牢牢揣着過去的幸福一樣。

高大娘：（稜稜地望着）這黑曲曲的，你躲在屏里按什麼心呀？

小二子：（滯滯澀澀地）我，找，找，找，找，找，找……

高大娘：（放開手來指着）又要錢？又要錢？

小二子：（怯怯地）我……我……

高大娘：（遲聰明）你不用把心刨出來，我就瞧過明亮！對不對，你說對不對？

小二子：（羞於啓齒）嫂子叫，叫我來的。我等了好半天，嫂子；——

高大娘：（三角眼睛一瞪）嫂子？——你嫂子跟了人，哪兒又跑出嫂子來啦？

小二子：（痛苦地）你，你別這麼說。

高大娘：（有股潑勁）好嘛！你還有臉來要錢？（指指點點）你想想，你嫂子頭里過的什麼日子？

你哥犯什麼牛脖子勁，下了牢了；（輕蔑地）你這小叔子哪，哼，「豆腐掉在灰鍋里」，一聲沒響的。（假慈悲）她可憐幾日水米沒打牙——

小二子：（掙紅了臉）高大娘，我不是不掙錢，我，我是——

高大娘：這會她算是命里有福星，跟了布店小老板，闊起來了；（突然上前）你就「了了貓兒想

吃紅櫻桃」啦？

小二子：（嚇退一步）我，我不過——

高大娘：（用眼睛一瞟小蘭，挑撥地）也不怕叫你未過門的媳婦寒心！

（小蘭一蹬足，背過身去了。）

小二子：（近於哀告）小蘭，我實在沒得法兒。（畏縮地看了她一眼）大華牙刷廠，我不是不願意幹，實在廠里要關門了——

小蘭：（突然轉過臉來）你別沾我！

小二子：（心中一怔，楞楞地望着她）你不相信？你問廠里張經理，他說外頭打戰，子金重，利息掙不過來——

高大娘：（嗤笑）別七扯八拉的了，利息重管你什麼事？

小二子：（難過）好，我走，我走。

高大娘：（送鬼出門）對了，這才是正路。——有氣力呢，彀氣力吃飯，沒氣力，你就——

小二子：（又遲疑地轉過來，哀訴）高大娘，你叫我上哪兒去啊？我沒有錢，又不會掙錢。這里工廠都要關門，有貨賣不出——

小蘭：（大怒，逼他）你還不走？還不走？

小二子：（連忙）我走我走。（可憐地望着她）你不叫說，我不說就是了，（低着頭，一跛一跛的出去了）

（小蘭忽然伏着帆椅上，嗚嗚哭了出來。）

高大娘：（安慰地）蘭姑娘！蘭姑娘！——你心里委曲？（嘆一口氣）唉，也不怪你傷心。——這種窩頭窩腦的男人，——說來說去，還是娘老子作的孽，娃娃還在肚裏就定下親，這道，這道，（覺得接不下去了，轉了轉）這真是，別說你們爭強好勝的姑娘了，就是我們老婆子——（忽然低聲說）別哭啦。（抬頭看）太太來啦。（趕緊堆下笑來）趙太太，您好啊！（緩步出來的，是一個五十歲的婦人。高高顴骨，方方的臉，淡淡抹了一層脂粉，鼻上

以及近鼻的部份，無數細小的雀斑點兒，還是依稀可見。眉目之間，很有一股威嚴。據說她原是一個大家閨秀，鼎革以後，家道中落了，她才委委曲曲的嫁給一個生意人。她很穩重，精明，說話有份量，雖然也許不算是很刻薄。已經七年了，自她丈夫死後，實際上是她支持一月布店的門面，居然一天比一天興旺。但這終非長久之計，她很明白這一個，近來着意訓練她的兒子，在生活和各方面，都能做一個「布店老板」。

趙太太：（微微頷首）唔，高大娘麼？（一眼瞥見小蘭）誰在哪兒抽抽噎噎地！

高大娘：（陪笑）是蘭姑娘。——外頭風大，她叫風吹暈了。

趙太太：小蘭？（知道內中有文章，裝糊塗）也不是紙紮的，哪里就吹倒了？（嚴重地）還不站起來！

小蘭：（摘下手帕，揩揩眼睛）噫。

趙太太（吩咐）同少奶奶，說高大娘來了。（小蘭撇身就走）咦，怎麼也沒句呼聲兒？

小蘭（不得已）是，太太。

趙太太：（比較溫和）去罷。（轉過笑臉來）高大娘，我正說派人請你呢。（謙讓）坐，上坐。

高大娘：（笑瞇瞇地）哎喲，這不把我折死了？（順口拈來）「大和尚還能爬到佛爺頭上去？」

——您，您上請罷。

趙太太：（也就不過分謙讓）你真是太客氣。（落了坐）我就佩服你說話，出口就是文章，又圓又巧。

高大娘：（眉飛色舞）噯，太太，這，還是您抬舉——

趙太太：（認真地）我是真話，（有點刺）要不仗着你會說會講，我們就怕打燈籠，也尋不着這

樣好媳婦呢。

高大娘：（有點感覺刺）趙太太，這您放一百個心。不是我做媒婆的儘往里圓，少奶奶可真麻利；

（順嘴直溜）上鍋下灶，拈針拿線，油鹽醬醋，洗漿縫窮，真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有板有眼——

趙太太：（截斷她的話）是啊，「人家開門七件事」，件件能幹，就是一件，（慢，一字一字地）「

還沒養過娃娃吧？」

高大娘：（臉上變色）這是什麼話？人家清清白白莊稼人，這是因為打戰，她帶着表妹逃出來——

趙太太：（很有分量）高大娘，你是上了五十的人了，你說一句話，我可當一句話。

高大娘：（尷尬尷尬）我，我沒敢瞞您不太呀。

趙太太：（馬上沉下臉來）「娶親憑媒，經商憑保。」高大娘，你拿的是花花綠綠鈔票，沒白跑了

筲腿。這個姑娘，要是個規規短短的人家呢，憑她疤、疔、醜、癩，我們算認了，養活

她一輩子。（慢，有力）要是有個不瀆不白的男人——

高大娘：（油她說出嚴重的話）太太——

趙太太：（已經脫口而出）還得你高大娘抬回去！

高大娘：（突然站起來）這管我什麼事？（略緩）俗語說：「新娘上了床，媒人拆過牆」。現在人已

經——

趙太太：（大氣）人家娶新娘，沒聽說娶二嫁的舊娘！

高大娘：（看形勢不妙）噯，您真動了肝火啦。（陪笑）您聽我說：這樁事情，並不是我高大娘油嘴

滑舌——

趙太太：（給轉圈）閒話少說，我祇問你，她頭里可是有個男人？

高大娘：她男人早下了牢嘍！

趙太太：（詫異）下了牢？——還是犯罪的？

高大娘：（得意炫耀）是啊，您說造反不造反？一個擺地攤的，偏要犯什麼牛脖子勁，跟巡捕爺們鬥起來。三拳兩腳，不曉得他傷了人，還是叫人傷了，就給抓去了。

趙太太：（不以爲然）好兇的性子！

高大娘：是啊，這種人就是不安份。（嘴又說溜了）您沒聽見他那副長像：黑鍋子臉，眼睛暴暴的，兩條胳膊粗纏纏的——

趙太太：（很怕地演說）得，得，我聽懂了。（宣佈結論）男人下了牢，女人自然熬不住了。

高大娘：哎，（嘴一拉）她怎麼沒熬呀？您知道的，一個小攤販，能有多大出息？如今出了事，人叫抓去了，貨是賒來的，也給充公了。可是除了的貨要還帳呀。——單憑她十個指頭尖兒，您說怎麼熬得下去？

趙太太：（點頭）難，是難。

高大娘：（順嘴帶出來）這就虧着少爺心好，瞧着她勤快，長的又不是薄相，少爺就——

趙太太：（很討厭她這一着）話說別這麼枝枝杈杈的。

高大娘：（偏要推出責任）是少爺叫瞞着的，他怕太太您不願意。

趙太太：（正顏令色）照理說，二嫁的女人，不乾不淨，是有罪過的，——誰不嫌背晦？（釘着她看）高大娘，你是媒人，你卸不了這個擔子。（轉了灣）不過話又說回來，罪過不罪過，我們不提了。（表示寬大）只要吃虧吃在明處，開明白了，難道跟你高大娘過不去？

高大娘：（堆下笑來）您真是人好心好啊！

趙太太：（仍然很嚴肅）這幾日我冷眼觀看，少奶奶爲人也還罷了；（心里很喜歡，面子上不願過分讚揚）是個居家過日子的人。（喻高）就有一件，頭里不干淨，已經是「破鍋有了裂縫」，後首再不干淨，可不能怨我們（重）辣。（帶笑）高大娘，我這話對不對？

高大娘：（一迭聲）那沒說的！沒說的！

趙太太：（綉眉）偏偏是前日晌午，就有一樁事情——

高大娘：（懷着鬼胎）前日晌午？

趙太太：（回想）是飯後吧？（自言自語）我才抹了臉，歪在床上養神，就聽見她眼圈紅紅地進來，我起了疑，（快）搶出客堂一望，——不望也罷了，這一望——

高大娘：（直眨眼睛）怎，怎麼？

趙太太：（指着）那窗口不是楞楞地爬着一個男人？

高大娘：（一驚）男人？

趙太太：塌鼻子，（回想）臉上是兩顆細麻子。

高大娘：（落下一塊石頭，笑出來）哦，那是她頭里的小叔子。

趙太太：（不敢輕信）小叔子？他來幹什麼？

高大娘：您明白，還不是逼，（乾笑，兩個姆指繞一個圈兒）逼這個。

趙太太：（試探性質）我怕她是「鬍子連頭髮」，跟頭里男人「藕斷絲連」。

高大娘：（拍脯子）這包在我身上。（堅決的語氣）您放心！（再一句）放心——她恨還恨不及呢。

趙太太：恨他？

高大娘：（迅速地）可不是！（緩，詭長）她男人霸道着哪。（又來誇嘴）旁人不知道，我就睡的隔層薄板兒，什麼事瞞的了「老婆子的眼睛？」

趙太太：（追問）你倒說說着。

高大娘：（未開口，長嘆一聲）咳！（徐緩地）她也是苦命呵。（然後滔滔地）她男人那個蠻性子，——心里順遂，沒得話說。——要是有個什麼撒扯，（撇嘴）你瞧吧，（快）他就三日兩日捶她，揪她，抓大扁担攛她，——拿她做氣筏子。——夜半還爬起來捏她的肉，捏的一塊青一塊紫，（維妙維肖地形容）她哭啊喊啊滿床滿地滾，（短促）他還不歇手！

趙太太：（半信半疑）是真事？她就服服貼貼的麼？

高大娘：（無限同情）她就是這點性子好。哭哭，喊喊，只一會兒，她就抹抹眼睛，——大氣兒也不出，——悄悄找活兒做了！

趙太太：（爲之動容）虧她！虧她！

高大娘：（落葉歸根）您想，她心里還能不恨？她有什麼想頭？

趙太太：（點頭）能斷了就好。（補充一句）我們就要落個乾淨。

高大娘：（毫無疑問）斷的了斷的了！（忽然遲疑下來）斷是斷，不過，（很機密地）我就是趕來捎個信兒，——（聽見腳步聲，一眼瞥見）啊，少奶奶來了。

（悄悄出來的是一個沈靜的婦人，乳名小鴉，先前是趙家少奶奶，廿二三歲模樣。她的沉靜從她的臉部輪廓，特別是她的眉和眼里，可以得到全部的說明：

她的眸子是那樣的黑，那樣深，又那樣靜，脈脈掩映在長而且密的睫毛的叢林里，透着無限的幽邃和寧靜；她的眉秀長而有韻致，彎彎地，從鬢邊迤邐而近額心，就像夏夜寂寥天際淡淡的下弦月，那麼安詳，那麼孤清。？顯然具有典型的東方美。無如她自幼生長在艱難的農村里，風吹日晒，她的皮膚却顯的粗糙，蒼黃，並且在嘴與鼻之間，還長滿了不少細小的顆粒。她的頭髮也並不光澤，只是艸艸繫上一個髮髻兒，插着一根銀簪子，雖然她穿着草華毛織成的簇新的棕色外衣，依然掩飾不了她的憔悴和憂鬱。她的性情就像是深谷幽徑里清澈的溪水，在平坦的泥土上，總是那麼潺潺地緩緩地流，時而淺淺的笑，時而微微的翠蹙，恰如微風過處漾起的一片瀲灩的漣漪；但是臨到了「感情的懸崖」，那溪水就會瀉成急湍的瀑布，清澈還是清澈的，不過水花飛濺，光彩奪目。她的靈魂是很善良的，——善良，這個意義她不懂，也不會分析，——她好像生來就是這樣的。不曉得怎樣，她看不下別人受苦，她自己苦苦，她倒覺得心安理得。她把苦看做她的本分，或者不如說她的快樂。——這不是我們所謂「賤命」麼？她也許就是這一種「賤命」吧。

小鵝……（一直跑過來，像看見親人似的，眼圍紅了）高大娘。

高大娘……（抓着她的手）怎麼，難過起來了？

小鵝……（抑制她的感情，回頭稱呼）媽。

趙太太……（外面一陣風）好大的風！（對少奶奶）有財還沒回麼？

小鵝……（怯怯地）上錢老板屋裏抹牌去了。

趙太太……（故意挑錯兒）抹牌？——這個天還抹牌？（忽然一個噴嚏）呵、呵！（用手帕兒揩着

〕好冷！

高大娘：（怕要落雪了。）

趙太太：（責備的口氣）看他的是怎麼回！（又要打噴嚏）呵，呵，（沒打出來，眼里漲滿了酸溜溜的水）我去加件緊身襖兒。（對少奶奶）好好兒陪高大娘談談罷！（下）

小鵝：（應，媽。）

高大娘：（從頭到腳地看她）你發醜了呵，少奶奶！

小鵝：（四面尋覓）小禿子呢？（怪她）您怎麼不帶小禿子來玩？

高大娘：（虛渴渴地）哎喲，你還記著小禿子？（又是那一套）這個小討債鬼呀，長了一頭爛瘡，天天洗呀，抹呀，哎呀，磨了個把月，（結果仍然是）可把我磨死了。

小鵝：（注視她的臉）您真是瘦多了。

高大娘：（謙虛）窮人還不是那樣？（笑嘻嘻地）你的日子過得好呵！（細細聽）臉上紅是紅，白是白的！

小鵝：（不知道怎麼回答）我——

高大娘：（非常興奮地摸一摸）這大衣是新做的呀？——多少錢？

小鵝：（輕輕地）三十萬。

高大娘：（伸一伸舌頭）又漲啦？（趁勢邀功）你瞧，高大娘可沒冤你？（解釋）我說少爺人好，心眼兒踏實，不會虧待人的。（逼她的答覆）怎麼樣？

小鵝：（淡淡笑了一笑）

高大娘：（興緻不減，一眼瞥見手指上亮晶晶的東西）這戒指兒？（不等她答，接問）又是他打

的？

小鵝：（點點頭）嗯。

高大娘：（詔笑）我的少奶奶，你這不是登了天了？（嘮嘮叨叨地）當初我拐勸你，「改嫁算了吧！人家現放着是布店字號，五開間門面，跟了他，吃的，喝的，花花綠綠鈔票，都不愁您的」（乾笑）你還苦巴巴臉直是磨不開呢！

小鵝：（深沉的眼睛里透着憂鬱）高大娘，我心里怕。

高大娘：（詫異）怕什麼？

小鵝：（懇求）您勸他別那樣化錢罷！

高大娘：（愕然）勸他別化錢？

小鵝：（徐緩而誠懇地）我過來沒兩月，他就花了一二百萬。這放在頭里，够我們一年吃喝，還怕有多多的。

高大娘：（笑將起來）哎呀，我的少奶奶！——你怎麼還是這般寒儉？（溫和的教訓）當了少奶奶，手脚該大些啦。——（不勝豔羨）——人家現放着五開間門面，布價就像跳蚤似的直跳，一個月賺個千把萬不算什麼的！——，要不撒散點兒哪成！

小鵝：（寂寞地一笑）我也不曉得哪兒的蹩扭，穿上顯派點兒的衣裳，渾身就像是毛刺刺的。

高大娘：（假意同情）你也是苦够囉。（提醒她）往年你總是套着蓬蓬簍兒似的棉襖過冬，那種日子，你還記得麼？

小鵝：（眼里忽然閃出興奮的光輝）我記得記得！

高大娘：（再瞧瞧她的大衣，點點頭）你也是苦盡甘來嘍。

小 鵝：(高興地)高大娘，那破襖兒我還收着呢。

高大娘：(隨口應酬)收着？

小 鵝：(指着几檻兒下的包袱)這兒，——您瞧，這個包包裏頭。

高大娘：(淡然)哦。

小 鵝：(十分熱誠)我打開您看看，您瞧，這全是碎布啊，爛褲頭啊，(一邊說一邊去提包袱)還有——

有——

高大娘：(趕緊攔她)不，不用費事。(覺得好笑)這有什麼好瞧的？

小 鵝：(還是把包袱提出來，徐徐摸着)我時常打開來摸摸，晾晾，心里就覺得舒服。

高大娘：(完全不了解)少奶奶，你這人真是古怪。

小 鵝：(眼睛凝神望着遠處，憂鬱地)我也說不清是個什麼理路，摸一摸破襖啊，破褲啊，就像

摸着什麼寶貝似的。(搖搖頭，一聲輕輕的嘆息)唉，他啊，——

高大娘：(注意起來)他？

小 鵝：(無限懸念)這麼大的風，——他怎麼熬過這一冬？

高大娘：(突然站起來)你是說那個牢里的死囚呀！

小 鵝：(抓高大娘的手，緊迫地)高大娘，您告訴我，他可是心里恨我？

高大娘：(沉險)這是什麼話？你現在——！

小 鵝：(不等他說完，緊接下去)我心里難過啊。(像對久別的母親訴苦似的)這些日子，我鬱着

多少話要說，我又沒人告訴，您來了，我就忘形了。

高大娘：(着急)你這是何苦來？(溫和的勸慰)你不記得他是怎樣待你的？他捶你，捏你，揪你頭

髮，還沒揪個够？

小鵝：（陷在回憶中）他是常常打我，三天兩天的踢我。他沒有錢，回來就扭我的脖子。

高大娘：（點點頭）可是了！（擲擲嘴）這還不「鳥窩翻」了，各飛各的？」

小鵝：（淒絕地）可是他有百日的不好，也有一日的好。從前沒有逃難出來，他總是笑嘻嘻地，他沒打過我。有時賣了柴回來，也會巴巴塞幾張票子給我，他說：（帶悲音）「拿去吧，小鵝。」他總是叫我「小鵝」，（哇的一聲哭出來了）他……

高大娘：（弄的無法）唉！真是死心眼！

小鵝：（嗚咽）我心里難過啊！

高大娘：（眼珠子一溜，又想出話來了）憑他怎麼待你，也趕不上少爺呀。不提別的，單瞧這一身顯派的大衣，這亮晶晶的戒指——！

小鵝：（止了淚）高大娘，我越是在這里吃好的，穿好的，我越是丟不下他。（無限感情）一開眼一合眼，我就看見他蹲在黑曲曲的地牢里，（注視窗外無邊的黑暗）鬍子拉渣的，寒索索的，（聲音有點顫）兩眼窟窿似的，死死地朝我望，……

（忽然外面捲起一陣大風。）

高大娘：（打斷她的話）噤，外頭鬼風又起了！

小鵝（哀傷地）這日子他怎麼過啊！

（在號淘汹涌的巨風之中，窗格子扎扎的響，瓦片子格格地追逐着，遠遠聽見一陣「嘩啦」「嘩啦」的聲音。小蘭尖銳的呼叫：「哎，圍牆坍塌。圍牆坍塌。」電光突滅了。在恐怖的黑暗里，只聽見「咚，咚，咚」的響，一個老太婆白髮的影子，拄着黑手杖出

來。

老太婆：罪孽啊！罪孽啊！

（她顛巍巍地走着，兩隻深陷的眼睛稜稜地逼視着。

小 鵝：（神經失常）高大娘，這，這是什麼人？

高大娘：（安慰她）這是老太太，趙家的老太太。

老太婆：（突然手杖重重一擊）老天爺要降災了！——罪孽呵！

小 鵝：（抖抖地指着老太婆）那窟窿眼珠子死死朝我望——

老太婆：（接連重重兩聲）有罪的要下地獄了！要下十八層地獄了！（拖長調門）罪孽啊！

小 鵝：（震驚）天呵！

高大娘：（推推她）怎麼啦？你怎麼啦？

（一會兒她甦醒過來，在鬼森森的屋子里，只聽見排山倒海的風聲和老太婆重濁的手杖聲：「咚，咚，咚」慢慢杖聲漸行漸遠了，白髮的影子也不見了。

（風稍稍的息了。

（黑曲曲的，祇看見一個男人的影子，提着一盞大馬燈。

高大娘：誰啊？（沒有應，更高一聲）誰啊？

男 影：（慢慢走來，提着大馬燈一照）喔，高大娘嗎？

高大娘：（放心了）是少爺啊！

（屋裏又有光亮了。那個男人的面影完全顯露出來，首先吸引我們注意的，就是他的三「小」：小鼻子，小耳朵，小眼睛。也許是光綫不夠亮的關係，慢慢地，我們才發現他

的小眼睛右角上，還有一塊銅錢大的疤。他就是趙有財，這屋子的主人，興發布店的小老板。個子矮矮的，胖胖的，走起路來，脚步踏踏實實的。他不喜歡說話，說急了還有點結巴。偶然也打小牌，贏了，他總是把鈔票理做兩堆：本是本，利是利，那怕贏的很少呢，他也要把「利」錢剝開，揣在身上，也就覺得特別貼實。倘若輸了，他就要心揪揪的，有幾天磨不開。雖然布店里生意一天比一天興旺，他從不肯撒手化一個子兒。祇有爲了女人，他下過本錢，而且下過不止一次。可是如今這個世道，女人也變的狡猾了，下了本錢，往往沒有結果。根據過去的經驗，他打算划算，才轉過臉來走高大的門子，做了一個二嫁女人的丈夫。二嫁不二嫁，反正是女人，他倒不在乎什麼的。

趙有財：（把燈放在桌上）您怎麼一個人坐黑屋子？

高大娘：嚇，這鬼風，把圍牆都吹倒了，——電桿壓斷啦。

趙有財：（結結巴巴）別，別提了。——這他媽倒，倒，倒霉風！

高大娘：（察言觀色）怎麼，您輸了？（緩）手氣不好？（提到他心里難過的地方，他一個人怔怔地坐着，手叉着下巴，一語不發。高大娘心里明白，帶笑）「財去入安樂，」少爺，您看開點罷！

趙有財：（忽然罵起來）王八蛋錢老板！

高大娘：（莫明其妙）錢老板？

趙有財：（賭氣嘆喏）我認不來「大么二」，不來不來他要，要來，爺我白送（這個字太重要了，他一時說不上來）二十，十，八萬。

高大娘：（半是勸半是恭維）哎，這在您二十八萬也不算多呀！

趙有財：（餘氣未消）我要接四圍，他就推括風不來了。（自言自語）媽媽的，贏了就不，不來了。

高大娘：（聰明的化解）我說還是不來的好。——您抹牌去了，留少奶奶在這兒發悶？

趙有財：（開始注意起來）她，她在這兒？

高大娘：（故意笑起來）嚇，她靠着椅背兒打盹呢！（帶有嘲諷意味）這麼大一個人，您沒瞧見？

（瞧透了他）您的心是掛在牌上去了！

趙有財：（走近她，有點歎歎）你，你怎麼不說話？

小 鵝：（感情一度太興奮了，她用手伏着額角，微微的幾乎聽不見）沒，沒什麼。

趙有財：心里悶？

小 鵝：（搖搖頭）

趙有財：（表示愛情）明兒我帶你聽聽戲，厲家班「探，探母」。（對高大娘）「探母」還湊，湊

合？

高大娘：（表面上責備他，實際上維護他）我說，您也該陪陪少奶奶了！

趙有財：（結巴巴地問）怎，怎麼樣？

小 鵝：（淡淡笑了笑）

趙有財：（下決心）那明日準定聽，聽戲。（忽然想到一個問題）票坐兒三，三等，反正，一樣是

聽，我們就買，買，——

（當這位小老板結結巴巴，「買」字還沒有「結」了的時候，趙太太臉上像蒙了層霜似的，已經走進來了。）

趙太太：(鼻音)呸！(高聲)又要買什麼？

趙有財：(駭了一跳)媽！

趙太太：(眼光一掃，改了話題)高大娘怎麼站着？——坐，坐坐。

高大娘：(客套)好說，好說。

趙太太：(坐下來，對小老板)你才回的？

趙有財：有，有一會了。

趙太太：店里沒去查查帳麼？

(小老板低着頭，沒答腔。)

趙太太：明兒記着走一趟，公會來人說，初一要漲價了，曉得不曉得。

趙有財：噫。

(里面小蘭在喊：「鴉姐！鴉姐！」)

趙太太：這丫頭死氣咧地喊什麼？

(小蘭沒聽見，繼續喊：「來啊，鴉姐！」)

小 鴉：(一邊應着，一邊走)噢。(下)

趙有財：(嘴里結巴着)你，你喜歡抹牌也，也成，明兒抹，抹小牌。

趙太太：(叫住他)有財！

趙有財：(站住)我跟媳婦說話呢。

趙太太：(嚴厲)過來。

趙有財：(只得折回來，沒精打彩地站着。)

趙太太：（沉下臉）你才又要買什麼？

趙有財：（翻翻眼睛望望，沒敢）

趙太太：（母親常常這樣訓兒子）你這欺耳棍子，攔不住媳婦賠絮賠絮，買這樣，買那樣，這不還够？——還要——

高大娘：（帶笑解釋）少爺說買張戲票兒，散散心。

趙太太：（一步不鬆）戲票？你還引你媳婦看戲，把她捧上天去？（指着他的額角）你哪，（預言家的神氣）你瞧着吧，總有一天叫你媳婦倒爬了虎！

（突然小蘭飛奔了出來：「高大娘，他來了。」

高大娘：（驚疑）他？

小蘭：（吞吞吐吐）不曉得是不是，我瞧見有人在後門口這麼一幌——

趙太太：（緊迫）男的？

小蘭：我沒看清楚，我趕緊叫鴉姐進去——

高大娘：（急問）怎，怎麼樣？

小蘭：（輕描淡寫）他就不見了。

趙有財：（摸摸腦袋瓜子）你，你認不得？（小蘭默不作聲）

趙太太：（對小蘭）說呀，你認得不認得？

高大娘：（尷尬地）這樁事瞞也瞞不下去了，太太，我說了吧！今兒我就是趕來搯個信，——

趙有財：（眨眨眼）措，措什麼信？

高大娘：你說怪不怪？（硬着頭皮）那男人居然出了牢了！

趙太太：（感覺受了騙）活見鬼！

趙有財：（發急）用，出了牢？——他沒，沒犯罪？

趙大娘：（一貫作風）就是說呀，那巡捕房害人呀！抓進去就罷了，偏偏又要放出來。

趙太太：（面對小老板）好吧！這看你「惹虱子往身上抓」吧！

高大娘：（提出焦心問題）少爺，他要是找上門來——

趙太太：（斬斷）要找我媒人，我們管不着！（回身就走）

趙有財：（胆怯）高大娘，你跟他說說情，出點錢……

趙太太：（轉身，指着小老板）呸！——你就衝到人心眼兒裏去了？——你有幾千萬够撒散的？

高大娘：（聲明）太太，你別會錯意思。我，我是好意——（突然外面大聲喧嘩。一個粗喉嚨叫：

「那不要險的出來！出來！」她連忙對小老板遞個眼風，低而促——）你避避，避避。

（小老板慌慌張張地躲進去了。外面另一個入尖銳的叫：「你不能呀，不能呀——」）

小 蘭：（迫促地）這是小二子！

（外面粗糙的聲音：「滾！給我滾！」跟着「哎喲，你別踢呀」之後，「摔碰」一聲，條板門曳開了，在一陣喧囂鬧鬧之中，氣咻咻闖進來的是個粗漢子。後面小二子，臉發青地，曳着他的腰褲帶子，一跛一跛地跟了進來。那漢子短打扮，鬍子拉渣的，穿着一身綳巴巴的棉襖，肘上肩上，都露了灰鼠鼠的棉絮，看上去是一臉的背晦色：印堂發暗，眼眶發黑，一把亂茸茸的頭髮，乾帥似的，骯髒髒地雜着不清的細灰和烟子，說明他是一個新獲釋放的囚徒。他就是郭老大，小鵝頭里的男人，大約二十八歲。他是土里長大的，他和傳統的中國農民一樣，酷愛着土地有如自己的生命。他的村子是在一個山窪窪

子里，八年來倖免鬼子的蹂躪，現在却在內戰的烽火中，成爲博賭的戰場了。他夾在潮湧一樣逃出來的壯丁中間，逃到這個繁盛城市，賣了僅有的牲口和鷄窩，擺攤小攤子。他性子很躁，誰要抹他的倒毛，他可真能動刀子。不過我們也不能說他沒有理性，只要他明白他是落了一理，他那張鍋子臉，也會像一個十七歲的姑娘一樣，漲的又紅又紫。他有一種笨拙的愛慕和同情，祇是他的感情表現方法，很不得人諒解。例如他心疼他的女人，他常常用拳頭，用鞭子，而不像文質彬彬的紳士們，慣用他們溫存的嘴。他甚至覺得他的拳頭越重，鞭子越緊，他的感情也就越能發洩無遺。在這一方面，他很像原始森林里面的雄獅子：呼嘯，躡仆，噬咬，猛撲，乃是他痛苦和追求的幾種姿態。誰說在這些兇猛姿態後面，不是跳着一顆熱騰騰的心？

郭老大：（兇猛地指着小蘭）小騷貨，叫那不要臉的出來！

高大娘：（攔他）有話慢慢說，慢慢說。

郭老大：（猛一推）老妖精！

高大娘：（往後一栽，肉溜兒直幌直幌，幸虧有腳根抵住，她一定說——）你摔死我好了，往前走）我給你摔，（並不敢真拚）我給你摔，（顯然有乞憐意味）我這老婆子，你摔死了也沒有光彩。

郭老大：（倒覺得沒有辦法，唾一口吐沫）媽的！

高大娘：（趁勢軟化）郭老大，咱們老街坊，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你這是爲什麼？

郭老大：（大喝一聲）閉你的鳥嘴！（高大娘嘿然）還不叫我那不要臉的女人出來！

高大娘：（裝不懂）你的女人？

郭老大：（直衝上去）你還賴？（拳頭就要下）你賴！

小蘭：（尖嗓子叫）哎，打人啦！

高大娘：（趕緊往退）你就是天王老爺，也得叫人說話的份兒。你聽我說了，是黑是白，也好有個分明呀。

郭老大：（氣憤憤地）你說！你說！

高大娘：（和顏悅色）你這來的事由兒，就是找你的女人？

郭老大：我不找她找誰？

高大娘：（連連點頭）那好辦，好辦。我說什麼大不了的事？

郭老大：（討厭她的態度）少廢話！（伸手又要抓她）你叫不叫她出來？

高大娘：（連忙）道兒還得腿子走，八里路要個把時辰磨啦。

郭老大：（愕然）八里路？

高大娘：（像煞有介事）可不是透有八里？（反問）你當你女人在哪兒？（板着脸）她在東門外王麻子岸里縫活兒，哪能一蹦就蹦出來？

郭老大：（疑疑惑惑）她不在這兒？

高大娘：這是小蘭幫工的人家呀。（故意亂扯）人家趙太太可真是好心！——

郭老大：（一把拉住小二子）你說！你說！

小二子：（駭住了）我，我瞧見——

高大娘：（趕緊遞話）哎呀，小二子，你也是「聽見風就是雨」，——（替他卸責）——這是哪個爛嘴造的謠？（雙關）你嫂子清清白白待你不虧呀！（暗示小蘭）蘭姑娘，你說是不是？

小蘭：（飛個媚眼給小二子）你怎麼錫心錫肝亂說話呀？

小二子：（酥了）我，我沒弄清楚，怕，怕摸錯了。

郭老大：（一鬆手）這渾小子！

高大娘：（趁勢籠絡）咳，郭老大，你這人就是心直，我說你就是心直的好。（招呼他）你坐下，歇歇腿，喝盅茶兒。（怕他急趕明兒，我引你找你女人，老婆子誤不了你的事。（略頓，郭老大沒答腔，也不知道怎麼答腔才好，只是楞楞地。於是她又開始一聲嘆息——）
唉，可憐嘍！自你犯了案子，你女人可苦着了，——就仗十根指尖兒熬日子，——這算是熬出來了。（點點頭）老天爺開眼兒！（瞥小蘭）就是蘭姑娘呵，也還不是苦過來的？
——虧着趙太太心好，厚道，留着掃掃抹抹的，糊一張嘴，——

趙太太：（一直是站在一邊觀看，這兒才冷笑一聲）哼，心好？心好倒叫人衝上門來了？

郭老大：（臉漲紫了）我，我個老粗，我不會說話。

高大娘：（帶笑）好啦，我給你圓圓。（對趙太太）這位郭老大，就是性直一點兒，（一迭聲）沒別的！沒別的！

郭老大：（直統統地）踏走碰，老街坊包涵點。

高大娘：（求之不得）好說好說。（一邊送一邊說）明天兒我引你找王麻子，明兒見。

小二子：（跟出門口，突然伸頭進來）小蘭！

郭老大：（一把拉回去）去你娘的！

（小二子跛腿剛剛出了門，小老板就眨着眼睛，鬼鬼祟祟地跑進來。

趙有財：（伸伸舌頭）這小子好，好，好兇！

高大娘：（緊迫）你帶她走罷，少爺！

趙太太：（質問）走就了得了麼？

高大娘：（很有把握）「闖一闖是一闖」，——這邊留給我慢慢兒磨。

（小鶩在低低叫喚：「小蘭，上茶壺。」）

小蘭：噢，來了。（下）

趙有財：媽，明兒我帶新媳婦上姨爹家去，怎，怎麼樣？

高大娘：要走就今晚走。

趙有財：今晚上？

趙太太：（實際上是同意了）我不管。

（小蘭在屋里叫喚：「開飯啦，太太開飯啦。」）

趙有財：高大娘，請罷。

高大娘：（容套）哎，我這又來叨擾，又來——（乾笑一陣就沒下文了）

趙有財：（發現窗外飄雪花）哦，下雪了。

趙太太：下了麼？

高大娘：天變嘍！

（三個人邊走邊說地進去了。屋內靜了下來。風漸漸小了，雪花一片一片地，隱約可見。不知道是燈油將盡的緣故，還是烟灰兒太厚了，馬燈一倏一倏地閃着橙黃色的光，暗淡而陰森，在一陣喧嘩以後，特別感到一種淒涼的壓迫。半嚮——突然又聽見老太太婆的聲音，「罪孽呵，罪孽呵！」小蘭慌慌張張倒退了出來，跟着老太太婆拄着拐杖，眼睛棧

稜地望着她，嘴裏嘮叨着：「菩薩是有眼睛的呵！罪孽呵！」

小 蘭：（嚇怕）我，我沒有——

老太婆：（眼光森森地）你沒有偷肉吃？你沒有？

小 蘭：（承認）我嘗了一塊。

老太婆：（重重擊了一下）你嘴上要長疔！長個毒疔！

小 蘭：（沒得法）我長疔，長疔。

老太婆：（拄着拐杖往回走）罪孽呵！罪孽呵！

（小蘭輕鬆了一點，望着老太婆的背影，做了一個鬼臉，老太婆進去了，她笑了一笑，回頭望望，沒有人，也沒聲音，太寂靜了。她把燈捻亮一點兒，聽見耳房里噉噉的，她又走過去，耳朵附在門邊聽。這時窗外露出一張苦巴巴的臉，低低地叫：「小蘭！小蘭！」

小 蘭：（驚詫）嗯？

（窗外：「小蘭，我告訴你——」分明是小二子的聲音。

小 蘭：（啞一口）呸，窩囊肺！

（窗外：「別跑呀，別跑——」小蘭已經進去了，於是那張苦巴巴的臉，慢慢縮了回去。片刻，少奶奶悄悄提着一個小皮箱出來，屏里小老板結結巴巴地說：「不忙，再吃，吃一碗。」

小 蘭：我飽了。

（趙太太的聲音：「外頭下雪啦，穿上皮襖兒！」

小鵝：噢。

（趙太太的聲音：「雪大起來了。」）

小鵝：（向窗外看着）嗯，大呢。

（她一個沉默地打開皮箱，拿出兩件褂子，一件襖子，一雙鞋子，忽然窗外苦巴巴的臉又出現了。）

小二子：嫂子，嫂子！

小鵝：（一驚）誰？

小二子：（輕輕）是我，嫂子！

小鵝：（向窗口走來）這大的雪，你還跑來？

小二子：（神祕地）我，我告訴你——！

小鵝：（已經到了窗口，從缺洞裏遞一把東西給他）這個給你。

小二子：什麼？

小鵝：錢，一萬塊錢。

小二子：這回我不是要錢，我來告訴你——！

小鵝：（遞給他）拿着拿着。

小二子：（忍不住湧出來）你不曉得，哥回來啦！

小鵝：（突然一驚）啊！

小二子：他逼着問我，我就招了。

小鵝：（一把抓住他的袖口）他，他真回了？

小二子：（睜大眼睛）他要打死你！

小鵝：（麻木自語）他，他真回……了……了……

小二子：（推推她的膀子）我給你報個信，你快避避！（馬上縮回臉去）

小鵝：（驚覺）小二子！小二子！（沒回應，只聽見「撲茲滑茲」聲響）摔了，你？

（外面小二子爬了起來，揮揮手；「不礙！不礙！」一跛一跛地走了。）

（又靜了下來。）

（雪更大了。）

（她沉默地佇立在寂寞的窗口。）

（燈光慘淡地，——

（在淒涼死寂之中，遠遠有一個流浪的乞丐，隱在什麼黑暗的角落里，以一種啞然而動人的音調，唱着一個古老的曲子。悠悠的，伴着一種單調的蓮花落，一句一句地，沁入這婦人的靈魂。那古老的曲子啊，流傳在我們這破碎的國土里，已經是那樣長遠那樣久：

宰相千金拋綉球，拋中貧賤薛貴郎。

丈人慕財不念舊，擲女出門不心疚。

龍的各冬 龍的各冬 龍的各冬

千金貴女真可憐，情愿捱苦守寒窰。

薛郎投軍無信件，一守守了十八年。

龍的各冬 龍的各冬 龍的各冬

十八年飢寒重重，十八年空闌淒楚，
女心堅貞如青松，風霜雨露不改容。

龍的各冬 龍的各冬 龍的各冬

（唱着唱着，我們分明看得出來，那婦人面部痠癢地痛苦着。曲子還沒有唱完，她急速走了幾步，攫取了那個襁褓的包袱，卸下大衣，曳開了門，冒着大風大雪衝出去了。從窗口里，我們看見她的勇敢的身影，逐漸消失在風雪之中。

——幕落。

第二幕

在郭老大的所謂「家」里：

那是一間破破爛爛的茅屋子。一盞煙黑了的小油燈，斜吊在黃籬笆牆上，散佈着黑綠色的光。外面風漸漸小了，雪却愈下愈大起來。燈光越發顯得暗淡而淒苦，冷清清地照着四周雜七雜八的東西：石牆脚跟蹲着一個小土灶兒，腰肚子裂了一條大縫縫，灶口還掛着兩根燒焦了的殘枝子。一口大破鍋，歪歪地爬在灶脚下。旁邊堆着亂七八糟的枯柴和什麼地方拾來的木刨刨兒。左邊，是一個稻草墊子，墊得厚厚的，上面蛇似的盤着一條灰鼠鼠的棉絮。幾冊小貓小狗的破書，東一本西一本的，躲躲藏藏地塞在蛇腰里，——這算是小二子的一張床。床頭脚下，一排擺着五六雙草鞋，倒像是看了齊的，頭是頭，腳是腳。房裏沒有桌子，只有零零落落的三張竹板橙，上面放着什麼缺嘴泥壺和粗碗之類。橫首一張床鋪，鋪上一捲老灰布的被條和幾件亂糟糟窩着的褲子褲褂子。不知道是哪一根床腿出了毛病，人在上面一動，就會格格支格支響。現在郭老大就歪在哪兒，兩腿叉開，兩眼朝天，啞着嗓門哼京調兒：

「一馬難了西涼界，不由人，一陣陣……」

（突然屋頂滴下幾滴水，他摸摸鼻尖，一骨碌爬起來：「媽的，下雨啦？」從窗戶破紙眼裏朝外看，看不清楚，他瞪大一點兒：「他娘娘的雨里帶雪！」又漏了幾滴在床上。他抓着牀腿往外拖，床就嘩啦啦地響了，他上去猛踢幾腳：「去你娘的！」忽然耳朵上落了兩滴水，他抬頭一望：「呸！這上頭也是窟窿眼？」

（側門接着小禿子的家，祇聽見小禿子拉開喉嚨唱着：「二道毛，跟人跑，跟人跑——」郭老大叫一聲：「小禿子！」小禿子怪精靈的，馬上就兇開篋笆門鑽出來了。光禿禿的，長了一頭的癩瘡，額角上還有一個疔，臉上又是泥又是膏藥，鼻涕漣漣的，看上去不過十二三

歲，一付小眼睛倒是滴溜溜的轉。

小禿子：（探頭探腦）哎，幹什麼呀？

郭老大：（粗嗓子）你唱什麼？

小禿子：（裂嘴笑了）我唱二道毛。

郭老大：（瞪眼）哪個二道毛？

小禿子：（歪嘴）二道毛就是二道毛，——

（忽然一隻粗手伸進來，把縮在門邊的小禿子抓過去了。跟着一個女人潑聲潑氣地罵：

「天殺的：喊你洗頭洗頭？」小禿子抵抗着：「我不噓！我不噓！」女人的聲音：「頭控着；控不控？你——」小禿子顯然是屈服了：「燙死你這小雜種！」

（接着洗頭的水聲。

郭老大：（無聊，又哼起來）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

（隔壁小禿子邊洗邊唱：「二道毛，跟人跑，一跑跑到趙家橋，——」突然「劈拍」一巴掌，女人罵罵：「小雜種，爛了嘴的！」小禿子「哇」的一聲哭起來了：「我唱二道毛，又不是……」又「記大劈拍」：「你說！你說我勸你嘴！」

郭老大：（起了疑）趙家橋？（高聲喊）小禿子！（沒應，再喊）小禿子！（小禿子嗚嗚地哭着，一聲不響。郭老大豎着耳朵靜聽，恍惚大門外「吱啞，吱啞的」，有什麼人走動。）

郭老大：（大喝一聲）進來！（半晌無回應。他拉門一看，一股冷風竄進來，大雪正在紛紛落着。他自言自語）媽的，（低頭走回兩步橋）趙家？（外面又吱啞的，他一個箭步跨過去，猛勁一曳，小二子踉踉跄跄撞進來，手里抓着兩塊餅）小孫子！賊頭賊腦幹什麼？

小二子：（搭訕的笑）我，我買餅的。（怯怯地遞一塊過去）你吃。

郭老大：（胳膊順手一揮，「搭」一聲，大餅狼狽落地）丟你娘的！

小二子：（嚇的退在一隅，兩隻眼睛乞憐地朝地望）哥！

郭老大：（舉拳要下）我揍你這個狗畜生！

小二子：（委委曲曲）你，你一回來就打人。

郭老大：（心有不忍）說出來就饒你。

小二子：（畏怯）你要我說，說什麼呀？

郭老大：（奔上去）狗娘養的，你還裝蒜？

小二子：（連忙）我說了，你不難爲她？

郭老大：（又好氣又可憐）真他媽灰孫子，她規矩就規矩，不規矩啣老郭還眼睜睜戴綠帽子？

小二子：（忽然再敢了起來）那我死也不說。

郭老大：（滔滔地）你不？你——

小二子：（掩面大哭）你打死我吧，哥，我給你打……（躲角落里，嗚嗚哭個不休。）

郭老大：（弄得無法）這個窩囊肺！

小二子：（哭訴）你哪里曉得，她待我好呀……她也是沒法呀……自你下了牢，屋裏就沒一撮米，

我火害了一場病，全仗她洗洗縫縫，餽嘴都餞不上來，高姑娘還是天天要債，一天追三

遍，人家逼得緊呀……她才哭腫眼睛答應的，臨走她還……（哽咽着說不下去了）

郭老大：（嘴硬心軟）你就會像娘兒們抹眼淚！

小二子：（強勉強忍着）哥，我難過呀……你不曉得，臨走她還代我補小褂，釘紐子……她又

竊把學子給我，叫我措把你，她說她放不下心，說着她就哭了。……轎子抬來半晌，她都看着看着，宕一時是一時，人家催呀，喊呀，抬轎子的都張嘴罵了，她才嘆口氣，抹抹淚，她……（忍不住又大哭起來）

郭老大：（深沉的痛苦，默然）

小二子：（用袖了揩揩臉），哥，你饒了她吧！（沒答）她是個好人，她可憐……

郭老大：（突然筋肉暴漲，掉身就走）我揍死這不要臉的！

小二子：（嚇青了臉，連忙拖住）你哪兒去？你不能啊，——

郭老大：（拖他）撒手！——你撒不撒手？

小二子：（死拖不放，大叫）哥！

（這時候街門驀地開了，抖索索的，進來一個懺悔的女人。左手提着一個包袱，右手的馬燈已經熄滅了，髮髻完全散下來。頭上，身上，包袱上，全是白鏗鏗地雪花，鞋襪溼淋淋的。外面一陣冷風吹着，她打了一個寒噤，瑟瑟地站在那兒，眼眶內充滿了熱淚。

（門敞着：

（天空是墨黑的，成團成團的棉絮在上下翻飛。

（門外一株古老的青松，傲然伸出它的戴雪的枝幹，挺拔而有氣勢。

（遠處有安息的號角聲，悠揚而淒涼。

（在一個巨幅沉重的圖畫前面，她顯得是那麼崇高和莊嚴，有如漫漫黑夜中，一個持火炬的聖者，突然自山巔湧現。

郭老大：（驚呆了）你！

小二子：（抓了一塊破毛巾）嫂，你措措。（塞在她的胳肢窩里，她不容，也不動。小二子聳聳肩）冷啊！（他走過去關門，自言自語）這麼大的雪。（轉過身來，看見她不動）怎麼，你不措呀？

（女的慢慢的抬起頭來，恰恰與郭老大注視的目光正射着。她躡一躡身子，丟下包袱和燈，突然奔了過去，抱住他的腿。

小 鵝：（無限感情）我給你磕頭，求你饒饒我——

郭老大：（腿一蹬）滾開！

（她被踢在地上，慢慢爬起來，用手摸一摸踢疼的地方，露出指上的戒指。

郭老大：（眼里冒火）媽的，亮晶晶的戒指？

小 鵝：（立起，嗚嗚地）我，我不諺……

郭老大：（劈拍一個耳光）不要臉！

小 鵝：啊！（掩住她的臉）

郭老大：（頓足）你滾不滾？滾不滾？

小 鵝：（嗚嗚哭了出來）我走我走。

（她扯開門，往黑暗里直衝。

郭老大：（上前大喝）你敢走！

小 鵝：（女的沒轉身，也沒再往前走。雪花紛紛落在她的頭上，身上。北風括着她的長髮直往

後颳。

小二子：（趕忙扯她的胳膊）進來嘛！（她不動，小二子再拖）外頭冷啊！（小鵝終於一半自動

，一半被勸地進來了)

(郭老大背轉身去。)

小 鵝：(緩慢而懇摯)你曉了我吧。(半嚮)你曉我這一回。

小二子：(乾急)哥，你說話呀！

郭老大：(突然翻過身來對小鵝)滾！滾！給我滾！

小 鵝：(激動地)我不走。你攔我，我也不走。(上前挨近他)我曉得你還是……

郭老大：(跳起來，拉她的頭髮)我恨你！恨你！(死命一擰，咬牙)我宰了你！

小二子：(急奔上去)哥！

(郭老大手一鬆，眼睛血紅紅的，面部痙攣地痛苦着，頹然往坑上一坐，把臉埋在手
里。)

小二子：(急的在一旁嘆氣)唉，你真是，……

郭老大：(一蹬腳)媽的巴子！

(小二子啞默不敢作聲。)

(小鵝甦醒過來。)

(半嚮。)

(郭老大長嘆一聲。)

小 鵝：(慢慢挨近他，真誠地)我丟了你的人，你才打我踢我，都是該當的，我不委曲。……
你罵我，我也不怨。……你心里還是苦的很啊！

(這一句話，說到郭老大心坎上去了，他忍不住一酸，快要流出淚來，他趕緊咬一咬牙

，低下頭去。

小 鵝：（真情流露）這些日子我想你，我也是苦。（如溪水潺潺）我想啊，想啊，亂七八糟地想。

一忽兒我看見這口破鍋了，一忽兒又夢見灰落落的小油燈，我真要哭出來，老想奔回來摸摸，……看看，就是瞧不見你，我摸摸，看看，也就強如見了人，……（聲音啞，說不下去了）

（郭老大揩一揩眼睛。）

（半晌。）

小 鵝：（摘他的袖子）你不要難過。（溫婉地）我不說了，我說了白叫你難過。（半晌）你不跟我談談啊？（目光緩緩移到身上）這棉襖綻線了。（伸手摸進他的口袋）這兒通了一個洞洞？

郭老大：（身子一動）走開！

小 鵝：（曉得他不氣了，居然也會調皮起來）我偏不走！

郭老大：（忍不住一把抓住她的頭髮）這小騷貨！——捺我心癢癢的，恨又恨不起來！

小 鵝鵝（充滿了熱情和感情）我告訴你，我再不走了。我還要跟你過苦日子，我還要住這間茅屋子，我替你燒茶，燒飯，補褂子。

（小二子老早檢起地上的兩塊大餅，一塊擱在板凳上，另一塊抓在手里，一個人蹲在隱僻的角落里，歪着頭啃。）

小二子：（嘴里塞了餅，嗚啞嗚啞地）嫂，瞧你渾身濕落落的！

小 鵝：（這才望望自記）哦，雪都化了，

（小鵝脫身上的罩衫子。）

小二子：(歪歪嘴，指着桌上的餅)哥，吃嘛！

(郭老大伸手撈過來，搗一塊往嘴里塞。)

小二子：(站起，抹抹嘴)唉，腰酸了。(一跛一跛地走過來)

小鵝：(揪揪衣襟的水，瞥見老大噎餅)別死噎，死噎要咽住的。

郭老大：(早已嚥下去了)還不壞，他媽的還香。

小鵝：(憐愛地)你餓了。

郭老大：(望著她)你不要？

小鵝：我飽飽的。

小二子：(在一旁，咕)這什麼大餅？真不夠勁，落下肚不剩點渣兒。

郭老大：(罵一聲)餓孫子！(對女)小鵝，你咬一嘴？

小鵝：(忙着刷牙)我不要。

郭老大：(命令式)叫你咬你就咬！

小二子：(看見他們親蜜，心中有感)嫂，小蘭回不回來呀？

小鵝：(掉頭看小二子)怎麼，你想她？

小二子：(睜大眼睛)我怎麼不想她？——夢里也夢見她烏溜溜的眼睛。

郭老大：(啾啾一笑)媽的！

小二子：(規規矩矩)你別笑我啊！——說亮話，就算見一回撞一回，我也是心里舒服。

郭老大：(笑罵)真他媽不裝進！

小二子：(認真地)心裏舒服就舒服，哪有什麼法子？

郭老大：（痛快）你揪她回來呀！

小二子：（嚇了一跳）我——揪她？

郭老大：怕什麼？

小二子：（膽怯）她要是衝我瞪眼呢？

郭老大：你不能揍她？

小二子：（伸伸舌頭）我不幹。——她那一把子嫩肉，那還能搗得？我一掐就——（看見門動，聚精會神）門，門動。我的菩薩，別是她罷？

郭老大：（又發氣又可憐他）見你媽的鬼！

小 鵝：（看見人）啊，是她！

郭老大：（回頭）是她？

（真是小蘭回來了。她祇推開半扇門，入還站在門檻外面，撐着一把大紅紙傘。因為風雪太大了，下半截罩衫子仍然溼淋淋的，她扭扭怩怩朝里望。

小二子：（手舞足蹈）快，快進來。（奔上去）瞧你活像落水的鷄！（要抓她的旗袍）我給你擠擠水！

小 蘭：（一歪頭，瞪眼）死鬼！

小二子：（雖然碰了釘子，興致仍不稍減）好，不擠水就不擠！

小 鵝：（望他翻翻白眼）碎，你與頭什麼？

小二子：（果然斂了笑容，規規矩矩的，對着她的耳邊）小蘭，我下回我再不——（小蘭忽然一扭身子，嚇他一跳）你，你氣我？（怔怔站在一邊）

小 鵝：（溫和地）你歇歇吧。（仔細看看她）這麼大的雪，路不好走，鞋襪全溼了。——脫下來換

換。(小蘭噙着嘴，沒答)你餓不餓？(小蘭微微點頭)還沒吃？咳，你真是——(對郭老大)小蘭沒吃東西就回來了，——

(小二子撒腿就往外奔。)

郭老大：(一把抓住他)哪兒去？

小二子：(興奮地)買餛飩！

郭老大：(帶有愛護的嘲諷)你這跛腿能行麼？

小二子：(掙脫他)行！行！

郭老大：(嘲罵)你他媽就是孝媽也沒這孝順呀！

(小二子裂嘴一笑奔出去了，門也沒帶上。一股冷風吹進來，小油燈陰慘慘地直幌。)

郭老大：(罵他)這小子絕他媽八代孫！

(他正要關門，忽然外面「吱喳」一聲，接着小二子叫喚：「啊唷！啊唷！」)

小鵝：(忙問)怎麼啦？

郭老大：摔了？……(搶出門一看)摔了一跤！(門外的聲音)跛腿還不去歇着！

(小二子爬起來，連跑帶跳說：「我不，我要去嘛！」)

(兩個人一路冒着雪走了。)

小鵝：(豎起耳朵聽了一會，自言自語)怎麼都走了？(靜半晌，找題目)今兒好大雪啊。(小蘭

沒答腔)小蘭，你今兒走乏啦。

小蘭：(強勉地應着)沒，沒累着。

小鵝：(完全是家常話舊)咳，這被頭懣得黑鍋似的，天晴得拆下來洗洗。(走過去鋪被，順口

說)你換換鞋吧，灶腳下有「雙破鞋」。

小 蘭：(吞吞吐吐)跟你說，表嫂，——

小 鵝：(沒注意她的話，自言自語)我也是瞎想瞎想：趕明兒工廠開了工，小二子找個小事情，我們就興旺了。(打了一個呵欠)啊哈？(偏着頭想)今兒可怎麼睡呢？——你兩口子圓了房，這就好辦了。(用手這麼一劃)這兒編上一道蔑笆，你們就睡外房；不，里房也行，你們愛挑哪房就哪房，……

小 蘭：(忍不住冒出來)表嫂，你回不回去呀？

小 鵝：(詫異)回去？你說回——

小 蘭：(接口)趙家橋，趙家。

小 鵝：(痛楚地)你，你不是來找小二子？

小 蘭：(嘯一撇)快不用提！我冤還冤不過來呢。「人生一世，艸木一春，」我犯得着跟他窩窩囊囊熬一輩子？(略緩)就說你表嫂，你也，也，(忽然覺得不應該接下去，換了話鋒)你究竟是個什麼主意呀？

小 鵝：(有點生氣)我不曉得。

小 蘭：(挑逗)你真打算死守這破房子？

小 鵝：(老老實實)我也想回去，不過我不是回趙家。

小 蘭：(逼引)怎麼，你還記着我們的莊子？

小 鵝：(誠懇地)小蘭，我是鄉下人，我過不來城里的生活。——城里人成天聊閒盤兒，磕下巴，就有吃的，有喝的，我，我過不來。

小蘭：(鼻音)哼！(譏諷)倒是種田的日子好過呀？

小鵝：(淡淡一笑)我是窮命啊，小蘭。——窮人有窮人的命。

小蘭：(點頭)好，好，少爺派我勸你回去。(輕描淡寫)我算盡到了心，勸也勸過了。(站起來)
勸不醒也沒法兒！

小鵝：(有點難過)小蘭，你就要走？

小蘭：(毫無留意)少爺等回信啦！

小鵝：可小二子回來，——！

(話還沒有講完，突然小二子在外面叫喚：「小蘭，照一照呵！照一照！」)

小蘭：(有點慌)哎，我走了！

小鵝：你等等。

小蘭：(回頭)什麼？

小鵝：(給她)戒指你帶去，這是趙家的。

小蘭：哦。

小鵝：(又遞給她)還有簪子。

(小蘭才收下簪子，小二子已經一頭鑽了進來。他濕淋淋的抓著三個饅頭，滿身泥濘，活像個小水鬼。

小二子：(趕緊問)你餓了吧？餓了吧？(小蘭矚了一矚，沒理他)我告訴你，我摔了兩跤，(鼻涕出來了，他用袖口一抹，嘴角上帶了一條泥)娘娘的，外頭黑着啦。我生怕你餓，我就(忽然發現她往小禿子家走)怎麼，你，你，你上哪兒去？

小蘭：(身子一扭)別沾我！(出去了)

(小二子趕忙追過去：「小蘭，你別怨我呀？我告訴你，這條胡同跑完了，就沒賣餛飩的。這還是，哎，(大概小蘭跑出了小禿子的家了)你別走呀……你聽我說……」聲音漸漸漸微，慢慢聽不見了。)

(郭老大推開門進來。)

郭老大：(嘴里只顧罵)媽的，這跛腿只管奔，有了女人他就(忽然發現「人」不在身傍，大聲)嘆，人呢？

小鵝：走了。

郭老大：(奇怪)走哪兒去？

小鵝：(怕他惹事)小二子追去了。

郭老大：(重車地往板橙上一坐)真不是他媽的東西！

小鵝：(拿了一塊破手巾)我給你擦擦，腿上全是泥水。

郭老大：(又像自語又像對小鵝說話)嗨，你沒瞧見小二子，肘上，手上，屁股上，哪兒全是泥，這小子一股傻勁，有了女人他就不要命了。

(說着說着，就看見小二子頹喪地回來了。苦巴巴的臉，配着嘴角上一條泥，叫人發笑，又不忍笑出來。他手上仍然淒涼地抓着三個被遺棄了的餛飩。)

郭老大：(隨口問)追着了沒有？(沒答)她走了？(小二子哀憐地望了老大一眼，把餛飩扔在板凳上。)

郭老大：(樂觀派)走了活該，咱們受用。(一把撈過三個餛飩來，分派)小鵝，你一個。(她接了)

喂，小二子，這是你的。（小二子沒動）喂，你聽見沒有？（小二子苦巴巴地轉過臉來，老大嘲諷地——）哦嚙，這好看呀——人家腮幫上搽白粉，你搽泥漿？

（小二子沒答腔，擲地抹了兩抹；不抹也罷了，這一抹，又添了兩條泥，一條正擦在鼻尖上。）

郭老大：（忍不住大笑）這傢伙！

小 鵝：（不笑他）二子，我給你揩揩。

（小二子低着頭不答，一個人走到門邊去了，好像喪魂失魄的樣子。）

郭老大：（興緻甚高）不用管他，我們吃。（自己塞了一塊）你吃不吃？

（小鵝搖搖頭。）

郭老大：（自言自語）心，過勁兒，軟癢癢的，滑溜溜就下去了。（忽然噎了起來）

小 鵝：（望他一眼）你瞧，你又噎了。

郭老大：（竄里竄氣）那怕什麼？咱就是這個勁兒，（忽然）啊咳，啊吐！（吐出一塊痰來）

小 鵝：（驚呼）血！血！

郭老大：（瞧瞧地上）有點紅，沒事兒！

小 鵝：（憂慮）你身子不好了。

郭老大：（毫不介意）這又要你螞蟻螫的？——下力的哪個不吐兩口血？

小 鵝：（溫勸）還是早點睡吧！

郭老大：（與緻正濃）睡？早呢！（舐舐舌頭，有回味）媽的，餓餓是不壞。（背抵着牆，兩腿撐開，

敘家常）小鵝，我說，現在米又漲了，布又貴了，日子更難過嘍。

小鵝：（點頭）唔，米漲上兩百，一升一千三嘍。

郭老大：（憂慮起來）唔一天拚命也掙不了兩千，買不上兩升米。——你這回來不是活受？

小鵝：（寬慰他）不要緊，我們苦苦，等到太平了——

郭老大：（忽然興奮）你說中央跟八路講和平？

小鵝：（夢幻似的）那時候我們回去，——我們莊上有的是綠油油的稻田，還有黃的發亮的金

茶花兒。

郭老大：（抓抓頭）可是明天怎麼過？

小鵝：（睜大眼睛）明天？

郭老大：（不忍讓郭太失望）唔，明天咱上廠里瞧瞧，驗兩條香煙賣賣；不肯驗，咱就找馮大哥

，老馮在碼頭上吃得開。

小鵝：（搶着說）我也能苦啊。（充滿了感情）我會洗，會縫，再不就打艸鞋也成：——掙一

個是一個，給你貼補貼補。

郭老大：（從內心里笑出來）媽的，你什麼都行！

小鵝：（嫣然）這不是對付過去了？我們苦苦，熬熬，太平日子總要來的。

郭老大：（在她鼓勵之下，他現在樂觀了）好吧，我們打起精神熬吧，（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可

是小二子他做什麼？（發現小二子的餛飩，依然孤另另地歪在板凳上）喂，你不吃餛飩

呀！（沒答腔，他瞧了小二子一眼）小二子，你望什麼？

（這時候我們才發現小二子正爬在門邊，對着那黑洞洞的地方出神，好像望什麼人，或者什麼消逝了的美麗的幻影。

郭老大：（跳起來）娘造的，你是啞吧？（大步跨過去）你要挨揍？

小鵝：（趕忙攔他）老大，他心里委曲啊！

（這句話才說完，小鵝就「哇」的一聲哭出來了。

郭老大：（罵一聲）窩囊肺！

——幕急落。

第三幕

又是一年過去了，是一個陰沉的初夏午後。

我們下了陰沉的字眼，實在下得太鬱，還不如說「窒息」的好。「窒息」到了一種程度，大地是文風不動，塵灰不揚。甚至一片樹葉脫了母枝，也會穩穩當當的，一個直錢落下來，不與有一點偏斜。田野綠油油的雜草，總是那麼斯斯文文的，隨你瞧多久，那怕連眨眼也不眨呢，也不見它們微微彎彎。河水是死寂無聲。天空是陰霾的，諱的像抹布那樣灰淒淒的。鳥兒不知飛到哪兒去了。看門狗懶洋洋地蜷在牆角里打盹兒。——大地好像暈過去的樣子。

這是在郭老大的所謂「家」里——

原來就是一間狹小的茅廬子，不知道什麼時候，半腰里又給編上兩道篾笆：一條橫的，一條豎的，夾成一間小內室，廬子就越發顯得陰暗。篾笆上東一塊西一塊的，糊着爛稀稀的舊報，爛稀稀的倒不要緊，就是那一種背晦的顏色，跟那背晦的天時配合起來，叫人在這小廬子里轉啊轉的，真有透不過氣來。

這里少了一張床，却多了一個木盆和幾根晾衣裳的竹竿子。

幕啓：

小鵝正坐在小二子的床邊上，抱着一個孩子喂奶。一邊她清理旁邊堆着雜色的衣裳：襯衣啊，短褲啊，小褂啊和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襪子。孩子不想吃，咬咬奶頭就丟下了，「啊啦」「啊啦」地哭起來。小鵝彎下頸子，用她的額角喂喂孩子的，眉頭皺起來，嘴里哄着：「娃娃乖，娃娃好，娃娃不哭不鬧，……」

這時小二子一手抓了一把米，腿跛跛的，興興頭頭地曳門進來。

小二子：（得意之至）喝，好白的米！這是洋稻，洋稻。（對小鵝）你瞧多大的顆子？（樂了）

白的像個小胖子。(歡樂中帶有感嘆)咱們這有三個月沒沾米啦。

小 鵝：(抱怨)你就是拿錢賤化！——我們吃麥麸也吃慣了，要買這麼好的米？

小二子：(戳戳鼻子)哼，四千一升啦！

小 鵝：(大吃一驚)四千？你真是——(孩子又哭起來，她連忙)好娃娃，乖娃娃，媽媽買個

糞肥把，……

小二子：(早就要說了，這時才衝出來)告訴你，——我可是一個子兒也沒化！

小 鵝：(不相信)沒化錢？

小二子：(天真)搶來的。

小 鵝：(像媽媽罵孩子)瞎說！

小二子：(笑迷了眼睛)真的，你不信你問問小禿子。(手舞足蹈起來)今兒可真熱鬧啦。——

你瞧瞧我這鞋子！(脫下了不知道他從哪兒檢來的破皮鞋，倒一倒，米粒全潑了出來)

喝，全是小白胖子！

小 鵝：(伸頭望一望，有點相信了)你發瘋了，當心巡官抓你！

小二子：(一怔)我不怕，要抓也抓不了我。(慢慢又興奮起來)你不曉得，今天大夥兒搶了米

店啦。(抓抓頭)媽媽的，真有點運氣。——你不是叫我請賽仙姑的？我才走出西米胡

同，就瞧見劉二嫂子披頭散髮飛奔過來，提着一籃子白樺棒的，我一楞，那個老虎灶王

麻子的老娘(說急了，口沫都濺出來了)也揣着米袋子拐來了；——他媽的，準有點玩

藝，我心想，——我就撒腿奔過去，——喝，(精彩表演)那王順興米店不是黑壓壓的

？——我就擠啊，擠啊，連吃奶的勁都使出來了，就擠不進去。

小鵝：（忍不住笑了）你的勁真不小啊！

小二子：（正正經經地）可我也有一手，——我會鑽褲襠——人家走上風，我抄下路；看見腿肚底下的米袋啊，米籃啊，順手就撈，撈的皮鞋都塞滿了，——可真不好走路。（樂了）你瞧這些小白胖子，——這有五斛子？

小鵝：（點點頭）嗯，這够兩頓的。

小二子：（猶有餘興）我回來的時候，那邊府西大街也搶了，——兩家米廠給擠倒啦。

小鵝：他『真要造反啊？

小二子：（撇撇嘴）米店不肯賣米，大夥兒不能捱餓呀！

小鵝：四萬一斗還不賣？

小二子：要賣四萬五啦。米店老闆說：官廳收軍米，他們收不來，價錢就高了。（鼻子一皺）哼，米蛀虫也有個『理』！

小鵝：（嘆口氣）真是，這日子不曉得怎麼過？（對小二子）這米好好收起來吧，——留着煮粥吃。

小二子：（順從地）嗯，我收這罐罐子里。

小鵝：（一邊穿衣一邊說）你忙着搶米，賽仙姑沒有請吧？

小二子：（摸摸耳朵）啥，我倒給忘了！

小鵝：（摸摸孩子）小毛又發燒了，——像是出疹子。

小二子：（站起來）我請去，我這就去。——還是讓賽仙姑打一針？

小鵝：（叮囑）問明白價錢。——八千塊一針，貴了就不要請了。

小二子：（一邊走一邊應着）噢，曉得啦。八千塊——（掏掏荷包）八千塊——（急的臉漲紅了）怎麼啦？（荷包翻過來）糟，糟了！

小鵝：（着急）錢——丟——了？

小二子：我叫人給搗了，嫂。（嗚嗚哭起來）

小鵝：三萬塊都丟了？

小二子：（哭喪着臉）我全攔在這袋袋里的。

小鵝：（安慰他）別找急，慢慢想想，沒有記錯了？

小二子：我攔在這兒的，我沒記錯。——你給我三萬塊：一萬五麥麸，七千是劉二嫂的利錢，還

有剩下的請賽仙姑。

小鵝：（提醒他）後來你——

小二子：（歪着頭想）後來我上街，走出西米胡同，我就搶米，我——

小鵝：準是你爬褲襠，沒留神，叫人掏了。

小二子：（忽然一拍肚子，興奮起來）對！準是小禿子幹的！

小鵝：（摸不着頭腦）小禿子？——你別窮了人啊！

小二子：不窮他。我搶米的時候，小禿子老跟在我屁股後頭——（驕傲地看見小禿子在門口一晃，

趕緊）禿子禿子！

小禿子：（小禿子嘴里脚着一塊麥芽糖，一踏一踏地繞過來。

小禿子：（站在門口，斜着眼問）什事呀？

小二子：（居然也會運用外交）麥芽糖好吃呀！

小禿子：（嘴裏啣着糖，傻里傻氣地）嘻嘻！

小二子：（誘他）你進來嘛！（掏東西）給你瞧一個玩藝兒。

小禿子：（歪着頭問）什麼玩藝兒？

小二子：喇叭！（從地上檢起一個破喇叭，吹起來）「叭！嗚叭！叭叭！」

小禿子：（樂了）我瞧瞧！（蹭了進來，伸長頸子）鐵喇叭？

小二子：（指指點點）你瞧，這兒有個窟窿，這上頭還有——（突然攔腰一抱）好小子！

小禿子：（以為他搶糖）我不嘛！我不嘛！（趕緊直嚥直嚥，把一塊洋錢大的麥芽糖整個嚥進去

了）

小二子：（對他腰上一抄）媽媽的，你這袋袋的鈔票哪兒弄來的？

小禿子：（趁勢灘在地上，乾哭）啊呀，你搯我，——你搯吧！我給你搯——

小二子：（拉他起來）別撒賴，好好招出來！

小禿子：（掙在地上，四處亂滾）媽呀媽呀媽呀！（不知道是碰在木盆上還是他自己故意撞的，

鼻子忽然冒出血來了）

小鵝：（驚慌）他出血了！

小二子：（沒弄明白哪兒出血，一怔）出血？（鬆了手）鼻子出血怕什麼？

小鵝：（拍掌）小禿子，你起來，我問問你，——

小禿子：（一骨碌爬起來，歪着頭）什麼？

小鵝：這不過白問問的，小二子丟了三萬塊錢——

小禿子：（抓抓頭）三萬塊錢？什麼「錢」？——（突然照面一噴）呸！「錢」你的毛！（撒腿

就往外奔)

小二子：(拔腿追)狗雜種！你跑？你跑？(跑到門口，意外地跟人撞了一個滿懷)啊！(張着大嘴)你？

(這個「你」不是別人，就是他心中夢中的小蘭。闊別一年，她變的更好看了，其實還不如說她「摩登」合適些。你瞧她已經燙了頭，畫了眉，小嘴抹得紅紅的。一身綠花滾紫邊旗袍，格登格登的，踏着半高跟皮鞋，雖然踏的不知道哪兒有點「格濼」，但畢竟不同於從前的丫頭像了。)

小蘭：(瞧她那尷尬的模樣，忍不住嘆味一笑)做什麼呀？

小二子：(有點眩暈，不知不覺摸摸耳朵)追，追小禿子。

小蘭：(媚笑)追嘛！(嗤他)人影都不見了，還追呢？

小鵝：(招呼)好啊，小蘭，一年多沒見你啦。

小蘭：(一扭一扭地走進來)你忙哪，表嫂。(看見床上的小人)你添了小娃娃啦？

小鵝：(隨嘴應着)嗯，五個月了。

小蘭：今天天氣好熱啊！

小鵝：怕要下雨呢。

小蘭：(想不出話來了，指着木盆里泡的衣裳)你洗這一堆衣裳呀？

小鵝：(感嘆)東西一天比一天貴，「戶」兒少嘍！

小蘭：(好像她是一個貴婦人)少？——這一堆還少？

小鵝：這是包月的，一古腦兒就四個「戶」，偏偏昨兒——

小二子：（插嘴）嫂，她燙了頭啦！

小鵝：（仔細一看）噫，快認不得你了。

小蘭：（调侃一笑）燙着好頑的。——你說還好看？

小二子：（莫明其妙）哼！

小蘭：（瞟他一眼）沒問你。（對小鵝）他呢？

小鵝：小毛的爹？

小蘭：上街去啦？

小鵝：躺着呢。

小蘭：病了？（低聲問）就仗你一雙手過日子？

小二子：（寂寞地吹着喇叭）「叭！叭！叭！」

小鵝：他是老毛病（一邊濯衣裳，一邊說）有時他還勉強爬起來——

小蘭：還是賣香烟什麼的？

小鵝：（淡漠的悲哀）他沒本錢，老闆不肯除啦。

小蘭：哦。

小鵝：他就上碼頭找點零活兒，跟馮大哥背米袋啊，拾缸缸啊，……

小二子：（忽然看見陽光從雲層裏冒出來，大叫）噫，太陽出來了，太陽。

小鵝：（喜形於色）好啦，有陽光啦。（手里揪着衣裳）二子，你支支竹竿子。

小蘭：晾衣裳？——這陰慘慘的太陽管什麼勁呀？

小鵝：（又揪一條短褲）唉，這點陽光都是難的。——這里太陽成天不照面。（看見小二子拿

竹竿發楞) 二子，支高一點兒。(指點他) 對啦，對，支那一頭，那邊齊格兒上。

小蘭：(沒人答應，一個人無聊，揭開鍋蓋一看) 唔，你們吃馱子呀？

小鵝：(一邊晾衣一邊說) 米貴啊，今兒還買不到米——！

小二子：(興奮地抽一句) 告訴你，還搶米啦！

小蘭：(完全忘記了過去的經驗) 可這軟癢癢的馱子怎麼嚙呀？

小二子：(瞪了她一眼，沒答應)

小蘭：(發覺他不懷好意) 小二子，你望我做什麼？

小二子：(莫明其妙) 哼。(一個人跛跛地走過去，撈了一本破書，蹲在微弱的陽光里唸) 「大

狗肥，小狗叫，鼠兒偷米，貓兒嗤嗤笑。」

小鵝：(看不過去) 小二子，你不跟小蘭說話？

小二子：(依舊唸他的) 「這是禽獸世界啊，這是禽獸——」

小鵝：(皺皺鼻子) 好大派頭！(掙掙地) 唸了書，就不睬人了。

小二子：(突然放下書，瞪着眼) 我，我不睬你？

小蘭：(媚笑) 那你過來嘛！(看他遲疑) 來嘛！

小二子：(對於這意外的恩寵，他非常惶恐) 幹，幹什麼？

小蘭：(從來沒有過的溫柔) 說句話兒。

小二子：(縮頭縮腦地) 說——話？你，你真要——(驀地搖搖頭，倒退了一步，帶有不信任的

意味) 哼。

小鵝：(拉攏) 小二子，人家好心回來瞧你哪。

小二子：（天真地指着小蘭）她小嘴抹得猴兒似的！

小蘭：（生氣）死像！不說就不說！（擺着要走的姿勢）

小二子：（慌了，趕上去解釋）我沒罵你，我，我是有點害，害怕。

小蘭：（指他的鼻尖，撒嬌地）你哪，你這人就是窩囊肺！

小二子：（骨頭酥了，忍不住尷尬一笑）

小蘭：（完全是情人的口吻）我們上河邊玩玩。

小二子：（大聲）什麼？——河邊？

小蘭：（輕輕的，裝做害羞）就是我們頭里溜石片兒的，——那個河邊。

小二子：（把破書一扔）走嘛！（兩步就跨到門口）走？我們還溜石片兒？（但當小蘭格格登登

扭過來的時候，他的心又冷了半截，滯滯澀澀地——）可我，我，（望望自己的破草鞋，臉不由的漲紅了）我配不上——！

小蘭：（把他望外一拖）我又不是老虎，吃不了你！

（小二子終於身不由己地被拖走了。）

小鵝：（趕忙招呼）早點回來吃麥麸啊，小蘭。

小蘭：噢。（格格登登地走了）

（屋內驟然靜了下來。）

（陽光倏然隱滅了。）

（隱隱聽見重濁的卡車聲：「啞咚，轟咚，啞咚」由遠而近，又「啞咚，轟咚」地遠了。）

（小鵝一個人悄悄晾衣裳。

（隔壁有開門聲，就聽見小禿子委委曲曲訴說什麼，一個老婦人忽然尖聲叫起來：「罵你活該！——瞧你還壞眼去！」

（小禿子哭訴：「他，他賴我偷東西。」

（忽然辟拍一巴掌：「小鬼呀！——賴你偷東西你就認了？——你還沒骨頭的呀！」

小鵝：（高聲解釋）不是啊，高大娘，我們小二子——

（一語未了，就看見高大娘氣憤憤的，像一隻大鴨子似的，拖着小禿子擺過來了。她繫了一個稻艸髻子，走路走急了，那個稻艸髻子就跟着「顛一擺的，很有點滑稽。現在她把鐵青的臉伸過來一望——

高大娘：（白沫直噴）唔一門都是賊窩子，賊兒子賊娘老子，世世代代賊孫子！

小鵝：（慌忙聲明）你會錯了意思，高大娘，你聽我說，——

高大娘：（根本不聽她解釋，祇顧自己罵）呸！小禿子就是賊呀？他臉上掛的賊印子？（死命推小禿子）你過去叫他搜！（手肘開來指着她）你搜！你搜！

小鵝：（急得無法）我們不過白問問——

高大娘：（愈加有威風了）你不搜？你按什麼心裁入呀？（刻毒地）爛污貨還要栽入呀！（又衝上去）你搜不搜？搜不搜？

（屋內郭老大忽然大吼：「他媽的嚷嚷！」

高大娘：（有點胆怯）兇，兇什麼？

（祇聽郭老大一蹦，彷彿從床上蹦下來：「我揍你狗娘養的！」

高大娘：（連忙拖着小禿子就走，嘴里囁咕）偷東西不要緊，偷人才不要臉呢。

（郭老大從屏內衝了出來。）

（他還是那性子，也許因為病了幾個月，他更容易光火了。臉上比以前顯得黃慘，眼眶黢黑，微微凹了下去，顴骨是更加骨立了起來。雖然在盛怒的時候，他依然漲紅了臉，威風不減昔日，但是那氣喘喘的呼吸，畢竟掩飾不了他病後的虛弱。）

郭老大：（一看沒人）這娼婦，「銀樣蠟頭槍！」

小鵝：（看他氣喘喘的，心中不忍）是我不好，又把你鬧醒了。

郭老大：（一把抓住她）你說——什麼東西丟了？

小鵝：（趕緊出吐來）錢，三萬塊錢。

郭老大：（手一鬆，聲音顫抖）好，這可丟的好！

小鵝：（替小二子隱瞞）這怪我粗心，我揣在口袋里，下河洗衣裳，偏偏——

郭老大：（大喝）閉你鳥嘴！——偏偏，偏偏就丟了？

小鵝：（不敢作聲）

郭老大：（忽然想起來）喂，小毛看病要多少錢？

（小鵝沒答應。半晌，她拿了一隻碗，揭開鍋蓋子，盛了一碗麥熬湯。）

小鵝：（怯怯地捧到他的面前）你喝一點兒？

郭老大：（連碗帶手一摔）去你娘的！——問你要多少錢？

（「咔嚓」一聲，碗砸碎了，熬湯破了一地。）

小鵝：（苦苦求恕）是我不好，我粗心，下回我——

郭老大：（跳起來擰她頭髮）問你錢！錢！錢！（女的嗚嗚哭起來了）媽的，哭我就不揍你！（擰腰就是一拳）

小鵝：（連忙閃開，哀告）我曉得你——心里——急，可你，別——這樣待人呀。

（這時小娃娃又「啊啦」「啊勒」地鬧起來了。）

郭老大：（嘆一口氣）小畜生死了活該！

小鵝：（哽咽着）我不說，也是爲——的你啊。我曉得你沒有錢，你身子又不好，養還養不過來，不能還……叫……你……（傷心的說不下去了）

郭老大：（無奈）好吧，你不說吧。（拿起扁担就走）

小鵝：（跳起來攔他）你，你上哪兒去？

郭老大：（乾脆）你不用管！

小鵝：（帶淚注視）我曉得，你還要找活兒？

郭老大：（不會說謊）碼頭上碰碰運氣。

小鵝：（深情地）你這黃慘慘的，躺了三天，咋兒還吐了血，——

郭老大：別媽媽整整的，我死不了！（摔手就走）

小鵝：（趕上去）你不走。（死拖他）我情願你踢我，揪我，跟我鬧氣，（懇求）你不能走。

郭老大：（又急又愛）你是存心逼死我？

小鵝：小毛還會好些了。你摸摸看，他已經退燒了。

郭老大：（果然摸摸）還不是燙手！

小鵝：（帶笑）嗯，好多啦。你瞧，他現在吃奶啦！

郭老大：（沒辦法）好吧，死活由他去吧。

小鵝：（委婉喻解）我曉得你心疼小毛，不過疹子出來就不要緊了，你看——

郭老大：（不知道是愛還是罵）得，得，不走就不走。——別儘囉囉咕咕的！

小鵝：（嫣然一笑）嗯，嗯，我不說了。（溫勸）你還是躺着吧。

郭老大：（皺皺眉）里頭悶，我透透氣。

小鵝：（望望窗）是啊，這個天也真燥，怕有場大雨。（忽然看見他赤着脚）噢，你怎麼沒套

脚鞋？

郭老大：（粗蕙可愛）我一躡就翻出來了，哪有套鞋的份兒？

小鵝：（笑起來）你啊，說破了嘴也沒用，總是「胃兒鼓咚」的。（邊說邊往里走）喔，你瞧，在岸里呢。（郭老大抓起扁担，蹣手蹣腳走。小鵝一個人在內囔咕）你這痞着，俗話

說：「涼從脚下生」，下回你可不能——（出來一看）哎，別走呀！（抓着脚鞋追上去

）喂！喂！（郭老大早已連跑帶竄，無影無蹤了）唉，拗不過這個牛性子！

（小鵝怔怔地站在門口，發了一會兒「癡」，人已經走了，她還呆呆立在那兒，就看見

小二子趨趨趨地繞過來，一語不發——

小鵝：（遠遠招呼）噢，你回來了？（沒答）小蘭呢？（沒答）

（小二子簌簌滾下淚來了。）

小鵝：（明白了）唉，又是小蘭欺你了。

小二子：（忽然往兜里掏，掏了半天，掏出一把鈔票）嫂，你拿着。

小鵝：（奇怪）什麼？——這多錢？

小二子：（苦巴巴地）五萬塊，給小毛看病。

小鵝：（嚇了一跳）這是哪兒弄來的？（小二子頹喪地垂着頭，沒答）小二子，你說實話啊。

小二子：（深長地嘆口氣）唉，不提了。

小鵝：（注視他）告訴我聽，我不叫你哥知道。

小二子：（瞪着眼睛）你爲什麼逼我？我不愿說，偏逼我說，（覺得委曲）連你也欺，欺我。

小鵝：（越發疑惑）你不說明白，我可不敢收。這些日子，我的眼睛直跳直跳，要是出什麼岔子，——

小二子：（氣得很，突然站起來）小蘭給的錢，出，出什麼岔子？

小鵝：（愕然）小蘭——給的？

小二子：（頹然）嗯。

小鵝：她憑什麼給你錢呀？

小二子：（痛苦地）她，她，（忽然哭起來，扒在板凳上）嫂，我心里難過啊。

小鵝：（不忍再問）唉。

小二子：（帶哭帶訴）她給我五萬塊錢，跟我斷了。

小鵝：（驚詫）斷——了？（沒答腔）斷了你還拿她的錢？

小二子：（委曲陳訴）我有什這法子啊。我真想賠氣不拿的，可是家里窮，窮的齣嘴都關不上來

，——我瞧你天天苦，天不亮，你就爬起來洗衣裳；頂天黑，你還睜着眼縫啊，補啊，

——你的臉直發青，你不說，（聲沉而哀）我掌不住心里直盤扭，我就收下了。

小鵝：（眼濕了）小二子！

小二子：（痛哭失聲）嫂，我難過啊！

小鵝：（揩揩眼睛，勸他）二子，別儘朝這上頭想了。

小二子：（帶淚傾訴）我怎麼能不想啊。我心里還是掌不往喜歡她，——要不喜歡也不行，——

小鵝：（無限同情）我懂你，我懂。

小二子：（抬起頭來，陷在回憶中，喃喃地——）那一年我們剛逃出來，她總是跟我一塊上河邊溜石片兒。她喜歡穿青褂子，青鞋子。她穿的多好看？有一回她滑下水去了，青鞋子沾了泥，她哭了一場，——她哭的還不是好看？——有一回她檢了一個大蚌壳，大的很大的，她就迷着眼兒瞧我，她說：「喲，我的大，我的——」（忍不住又「哇」的一聲哭出來了）

小鵝：小二子，你是個男人，你不能儘哭儘哭啊。

小二子：（拿袖口抹抹眼睛）算了，哭哭心里暢快，哭過就算了。（再一抹，腮幫上抹了一道泥）

小鵝：（遞手巾給他）臉上又抹了泥，揩揩。

小二子：嗯。（揩臉）

小鵝：（關切地）吃點麥麩麼？

小二子：（搖頭）不，我吃不下。

小鵝：不想小菌了。

小二子：（苦巴巴地）我是不想她。不曉得怎樣，心口總像是堵着。

小鵝：（想法轉移目標）小二子，你也算行了一樁好事。有了五萬塊錢，你哥就可以歇幾天了

小二子：（果然注意力轉移到老大身上來了）哥呢？

小鵝：碼頭上找活兒去了。

小二子：（跳起來）他是不命了？他那個病，昨兒還吐了血的，還能幹那種生活？

小鵝：是說啊，他性子躁，我攔也攔不住，——

小二子：（掉頭就走）我找他去！

小鵝：（跟上去）別忙，吃了麥麩走呀。

（小二子遠遠應着：「不啦，不啦。」一跛一跛地走了。）

（小鵝趕到門口，小二子已經看不見了。她凝神望着那跛腿消逝了的地方，心里湧起了無限的感觸：是關懷？是友愛？是感激？還是深沉的同情？——她自己也不清了。）

（光綫漸漸暗下來。）

（高大娘興興頭頭上。）

高大娘：（宿怨未消）嗟，站在門口賣風騷呀！

小鵝：（微微皺一皺眉）何必呢，高大娘，我們是老街坊——

高大娘：（臉沉下來）我不跟你鬥嘴。（四下望望）蘭姑娘不在這兒？

小鵝：（淡淡地）走了一會了。

高大娘：（懊悔不迭）咳，我早一步就好了；早一步不就碰了面？這真是「瞎子打燈籠，白點一支燭。」

小鵝：（微微一笑，沒答腔）

高大娘：（有意冒一句）我是來報喜的呀！

小 鵝：（奇怪）報喜？

高大娘：這可不是天大的喜事？（一屁股坐下來）你別瞧她長的不是福相，她可真有點福份。（眼睛狡猾的一瞟）人家就要當闊太太啦。

小 鵝：（明白一半）哦。

高大娘：（加意渲染）她也是嘴甜，手巧，心眼兒靈活，哄的少爺的溜的溜轉。他兩個講「自由」哪。（故意氣她）嘖嘖，你沒瞧見，兩個手挽手的，一忽兒「進」，一忽兒「出」，就像「蒼蠅見了蜜」，「蚊子吸了血」，拿拍子擡也擡不設！

小 鵝：（不願聽）高大娘，她不在這兒。

高大娘：（故作不懂）是呀，我就是趕來給她報個喜，她偏不在這兒！（連忙接下去）你說小蘭運氣有多好？越是打戰，紗布越漲，越賺越有錢，錢又下錢，人財兩旺，少爺一樂意，他就——

小 鵝：（站起身來，往屋裏走）我還有點事，我進去瞧瞧。

高大娘：（兩眼一翻）怎麼，氣跑了？（對着篋篋發話，尖刻地——）少爺跟太太說開了，要娶她當少奶奶，你不願意？少爺寵她，要租大汽車，用洋鼓洋號吹吹打打抬她回來，你，你不願意？

（這個「願意」還沒有了，就聽見門外一聲嗆咳，高大娘掉頭一看，原來是郭老大，她嚇得魂飛魄散——）

高大娘：（連忙支吾）「君子動口，小人動手」小人才——（邊說邊從旁門溜走了）

(不知道什麼原故，郭老大並沒有筋肉暴漲，如我們想像那樣的，怒目橫睜地追了上去。他臉色蒼白，喘着氣，癱瘓地靠在柴門邊。

(小鵝迅步出來。

小鵝：你回來了？(覺得神色不對)怎麼、累着了？(抱怨)瞧你病還沒有好，不叫你出門做

生活——

郭老大：(閃到牆角邊)別嚷別嚷！——你瞧外面有沒有人？

小鵝：(張望)我看不清楚，好像那王麻子的老虎灶跟前——

郭老大：(緊張)什麼人？什麼人？

小鵝：不相干，是個喫飯的叫化子。(狐疑起來)你幹什麼呀？

郭老大：(鬆了一口氣)唔，我總像是有人老跟着。

小鵝：(追問)誰跟着你？(仔細看看)噢，你的扁担呢？

郭老大：(淡然)沒人就算了，把門拴上吧。

小鵝：拴上門，屎里悶得很。

郭老大：(發急)叫你拴上就拴上，偏要惹我性子！

小鵝：(怕他火)嗯，我拴我拴。(一邊拴門一邊說)好燥人，夜里落雨就糟了，這屋子——

郭老大：(摸索什麼，摸不着)他媽的，火柴也不知道攔哪兒去了。

小鵝：那兒，小二子床邊邊的第二根牆柱子上掛的不是？

郭老大：唔。

(一會兒括火柴聲，屎里陰溼溼地亮了。

小 鵝：（老記着一樁重要的事情）扁担呢？扁担沒帶回來？（囁叨）你哪，說爛了嘴也沒屁，總的丟三那四的——

郭老大：（輕輕）過來。

小 鵝：（遲疑）什麼？（看見他抖抖往褲腰里掏）你掏什麼？（忽然瞥見亮晃晃的東西，驚叫）哎呀，金鐮子！

郭老大：（一把堵她的嘴）你嚷我扼死你！

小 鵝：（壓低了聲音，恐懼地）這是哪兒弄來的？

郭老大：（遞給她，緊張地）坑起來，不要問，坑起來。

小 鵝：（手抖）可是這鐮子——

郭老大：（跳起來）你是死豬？——叫你坑起來坑起來，你害瘟病？

小 鵝：（臉色大變）我抖得厲害，心里直發慌。你——你沒有做犯法的事情？

郭老大：（無可奈何）真他媽窩囊肺。你們這般娘兒們，胆子跟雞心一般大。（東張西望的，突然把鐮子塞在缸缸灶的灰肚子裏）擱在這兒不顯眼？

小 鵝：（聳頭）我說，這東西要是偷來的——

郭老大：（掉頭看她）偷的？——我郭老大幹那偷雞摸狗的勾當？

小 鵝：（睜大眼睛）那是——

郭老大：（乾脆，右手翻過來）瞧我這隻手！

小 鵝：（幾乎昏暈）啊，血！

郭老大：（滿不在乎）就是死鬼嘴里冒出來的。

小 鵝：（倒退）你——你犯了命案子？

郭老大：對！我殺了人，搶了東西，犯了案子，還算告訴你了！（一口氣）不要嘀咕好不好？不要嘀咕好不好？

（小鵝伏在牆邊嚶嚶哭起來。）

（半嚶。）

（郭老大長嘆一聲，自己舀了一杓水，洗洗手。）

郭老大：（一邊措手一邊喚）小鵝。

小 鵝：喂。

郭老大：小毛退熱了沒有？

小 鵝：（哽咽着）他！……

郭老大：（聲音略重）他怎麼哪？

小 鵝：（揩揩眼）吃了奶，迷迷糊糊地睡了。

郭老大：唔。

（又沉默了下來。）

（半嚶。）

小 鵝：（自怨自艾）是我不好，我不該丟了錢，害你起這個心。

郭老大：（往小二子床上一歪）過去的事情，不提了。

小 鵝：可是我們能苦啊。（婉諫）我們祇要規規矩矩的，總有苦出頭的日子。

郭老大：（翻身坐起）你還沒有苦够？你瞧你那雙手，成天黑泥皸似的！

小 鵝：我——

郭老大：（憤憤不平）人家男人有錢，娘兒們吃好的，打扮的像蜻蜓蝴蝶兒。（頓）我窮，我就不像男人，我不會掙錢，我讓你穿的破破拉拉的，像個洋老鼠。（難過起來）

小 鵝：（眼睛濕了）不要說了，我又沒有怨你。

郭老大：（有點嘶啞）你不怨，我心里就不别扭？

小 鵝：你——

郭老大：（感慨地）我記得你做閨女的時候，在塔們莊上你是個尖兒。你初來塔家，腮幫子鼓鼓的，眼珠子又黑又亮。

小 鵝：（感情湧出來了）還提那時候的事情！

郭老大：（孕着多少的熱愛）可是你瞧瞧，這兩年熬成什麼樣子了！

小 鵝：（和婉地）這是逃難啊，這不是我們根生土長的地方。

郭老大：（鼻音）哼，越逃東西越貴，越逃咱們越苦，——苦的連米飯都沾不上嘴哪！

小 鵝：（始終堅持她的觀點）這我們的「命」啊。——我說，我們慢慢苦苦，等到太平了——

郭老大：（抗議）又是太平太平！——這兩年我們家成了過道兒，中央和八路，誰來了誰都要歇歇

脚。（接着嘆一口氣）哪里還有太平的日子？

小 鵝：（憂慮起來了）這麼樣，我們一輩子不能回呀？

郭老大：（噁一口吐味）這他媽鬼知道！

小 鵝：（忍不住嘆了一口氣）唉。

郭老大：再說，我也不是不肯「苦」。你記得那一年你剛「過門」，我在田里做生活——

小 鵝：我記得我記得，那一年是個大豐年。

郭老大：穀種下了個把月，稻苗就長的小腿肚兒一般高。

小 鵝：一黑早，你就忙着插秧子，忙的連中飯都不回來！

郭老大：你就提着菜籃子送飯。還沒有走到小土壠子上，你就喊：「歇歇啦，今兒是蘿蔔燒豬頭肉！」

小 鵝：你你喜歡吃豬頭肉。

郭老大：你褲腰上還拴着一雙新打的鞋，咋一邊划飯，你就吊在槐樹枝子上，一邊說：「喂，記着你的鞋！」（歪着頭想）——那時槐樹開着白花兒。

小 鵝：因為你要上山呀。說起來你可真勤快，田里忙生活不算，頂天黑了，你還要走鷄公山。（憐愛地）勸你別去吧，硬說：「有月亮，看得見回！」（像媽媽似的）還不是摔的像個泥人回來？

郭老大：（笑了）我想堆點柴，等忙時過了，挑上鎮去賣。

小 鵝：你的心眼我曉得：你是迷上了何嬌子那塊地，心心念念就想剩點錢——

郭老大：（說到他心眼兒，他搶着——）唔，小寡婦那塊地可真「出」：稻子，麥子，玉蜀黍。

連地下的蕃薯也成。（下意識地抓抓頭髮）他媽的，這一輩子就這點志氣！

小 鵝：（說對了，她從心里笑出來）我猜對了吧？你猜對了吧？

郭老大：（嘆口氣）可錢還沒湊手，中央就跟八路幹上嘍！

小 鵝：（跌入現實境界）唔。

郭老大：這兩年逃難出來，咱們就像「烏龜掉在泥坑里，」越陷越爬不動了。

小鵝：苦是苦點。（總是往好處想）可是苦人多着呢，不光是我們。

郭老大：我曉得，一張嘴又是郭駝子！

小鵝：（深沉的同情）是啊，郭駝子一家五口，關上房門抹脖子，連七十二歲的老娘也都上吊了，——你說慘不慘？

郭老大：（望着綠綠的油燈出神）還有什麼法子？——一個月他掙八萬十萬，還買不了兩斗米，（聲音那樣怨恨，不知道是憑吊自己還是同情郭駝子）這不死還有哪條路走？

小鵝：（微微感嘆）真是，米這樣貴，怨不得大夥兒搶啊！

郭老大：（有點奇怪）你知道今兒搶米的？

小鵝：小二子說的。

郭老大：抓去啦。——搶米的叫巡官抓走十來個，還有個不滿十歲的小娃娃。

小鵝：小孩也搶米？

郭老大：唔，什麼人都搶：老太婆，叫化子，難民，碼頭上工人……

小鵝：（突然）大街上鬧轟轟的，怕又是搶什麼了！

郭老大：（緊張）大街上？

（他們歪着頭聽。）

小鵝：（鬆弛下來）不是的，是什麼人唱小調兒。

（這時候浩浩盪盪地，從半里外繁盛的通衢上，由遠而近，傳來學生們雄壯的歌聲：

「你！你！你！——你這個壞東西！市面上日用品不够用呀，你一大批一大批運上戰場去？只管內戰爲自己，學生的營養你是全不理，你這個壞東西！你這個壞東西！」

（慢慢地，歌聲啞了，聽不見了，大概這一隊人馬走遠了。）

郭老大：（砸砸嘴）這是學生們唱小調兒。

小鵝：（感覺興趣）學生們唱的？

郭老大：喲，學生們可鬧的兇啦！今兒我打碼頭上過去，就看見一羣一羣小夥子，男的女的都有，說是——他媽的，名詞兒我給忘了，——說是大遊行？（點一點頭）這怕是他們回去了。

小鵝：（提起神來）喲，又唱了！又唱了！

（這是第二大隊的歌聲，聽來更雄壯更宏亮：

「刻苦學生，剝削人民，摧殘文化，粉碎和平，都是你！——你的心腸和魔鬼一樣的：別國在和平里復興又建設，只有你，成天的在內戰上玩把戲。你這個壞東西，你這個壞東西，嘿，你這個壞東西，真是該槍斃！」

（歌聲唱到最後一句，多少喉嚨含糊，像雷一樣的，顯得無窮憤怒和威嚴。——歌聲戛然而止。

小鵝：（茫然）他們唱的我聽不懂。

郭老大：他們唱什麼「肚子餓呵，吃不飽哇。」

小鵝：（不信）學生也吃不飽？

郭老大：唔，有的可真瘦的像皮猴子！

小鵝：（發生興趣）他們就唱這一句？

郭老大：（興奮）還有，多着哩。他們說——（想了半天，臉都掙紅了）他媽的，我也攪不清。

——橫豎就是一句話：因為打戰，大夥兒吃不飽。

小 鵝：（這議論她覺得很新鮮）因為打戰？

郭老大：這是他們說的。（羨慕的神氣）嘿，學生的嘴「能」着啦。——有個學生爬上大卡車，
抑揮旗子，叫大家不要講話，就聽他的：（摹倣學生）「諸位同胞們，你們知道生活為
什麼這樣高？日子為什麼這樣難？」——

小 鵝：（觸到她心里的問題，關切地）他們說是什麼理？

郭老大：（繼續摹倣）「就是因為啊，——我們中國打內戰。大兵們要吃又要穿，米啊布啊外帶
油鹽和醬醋，一古惱兒往戰場上搬：米就漲了，布就貴了，老百姓就要挨餓受凍了！」

小 鵝：（聽入神了）這麼說，郭駝子一家抹脖子，也是因為打戰呀？

郭老大：（想了半天）這個，——我，我講不上來。

小 鵝：（點點頭）唔，學生們真會鬧。

郭老大：（從另外一個角度批評）鬧勁大着啦。——這時候還在街上嘍呀唱的，我當是出了什麼
事情。

小 鵝：（明白他的意思）你當是巡官抓人來了？

郭老大：我——

小 鵝：你有點慌呢——小毛的爹！

郭老大：唔。

小 鵝：（趁勢婉勸）我說，犯法的事情還是不做的好。

郭老大：（心平氣和）這回我出門，我也不是存心要殺人的。

小 鵝：是啊，你不是說上碼頭找活兒？

郭老大：我原想撈幾文，給小毛瞧病的。（頓）可這年頭，連幹咱們這一行生活也擠起來了。——

——鄉下拉伙子，壯了逃進城來，全往碼頭上擠。

小 鵝：（盤問）你沒有找碼頭馮大哥？

郭老大：我怎麼沒找？可是——（長嘆一聲）咳，年頭變嘍！——把兄弟也不管勁。——「新戶兒」老實，他可以撈油水，我是「老江湖」，他不要我了。他說：「你這一身肺癆，拚出病來不要緊，啞碼頭上可担不起」。（漸漸激動起來）我越想越氣，逃出來賣的牲口錢，擺個小地攤吧，不成，連人帶貨都叫巡警抓去了，——就剩一個光人出來。——如今幹這份沒本錢的苦交易，（咬一咬牙）哼，也沒啥的份兒！

小 鵝：（勸解）你原就有病，洗手不幹倒好。

郭老大：可我有什麼臉回來？（動了感情）人家男人養活娘兒們，我可靠娘兒養活。（頓）我吃的，喝你的，靠上你一輩子，（聲音有點啞）望着你一天一天的累，越累越重，如今連小毛害病也要你——（有點說不下去了）

小 鵝：（眼圈紅了）我好好的，這點生活我做得到。

郭老大：你聽我說，我心里難過，正在碼頭上發楞，忽然瞧見一個摩登兒，——他媽的，是個飛機頭——狗頭屁股地走過來，臂上箍的光灼灼的，——我心里一動，可憐我的媳婦累不下去了，她累的像根枯柴棒子——這妹子倒快活？——我就跟着她，三灣四轉的，跟進一個僻靜的胡同，——天要黑了，我望了一望，後頭沒人——我心里一橫，脚步緊一緊，舉起扁担，（比手勢）舉的這麼高，對準她後腦袋——

(忽然外面亂闖闖的，有雜沓的脚步聲。)

小鵝：(臉色大變)不好，外面有人！

郭老大：(趕到窗口)是哪個？

小鵝：(從門縫里張望)看不清楚，好像小二子打個燈籠。

郭老大：(鬆了一口氣)唔，他該回來了。

小鵝：(突然)後面還跟着三個黃制服！

郭老大：(大驚)巡警？你瞧瞧——！

(話沒有了，就聽見小二子濼聲喊「哥逃命呀！哥逃命呀！」)

(接着一陣劈拍劈拍的緊密的槍聲。)

(郭老大攀上窗口——)

小鵝：(一把拖着他)小毛的爹！小毛的爹！

(郭老大脚一蹬，小鵝給摔在地上，暈過去了。他一縱身，跳下窗口。)

(警笛大作。)

(辟拍的槍聲。)

(雜沓的脚步聲。)

(遠遠地。「逃了！逃了！」)

「逃走了麼？」

「穿過西米胡同了！」

(於是又聽見一陣脚步聲，慢慢遠了。)

〔稀疏的槍聲。〕

〔慢慢靜了下來。〕

〔似乎暴雨要來的樣子，天氣更悶燥了，蛾虫兒都飛了進來，繞着綠油燈直打圈兒。〕

〔半晌，就聽見隔壁清晰的對話：〕

男的：「出，出了事啦？」

老婦：「別提了，我的老命都要嚇掉了！」

少女：「郭老大呢？」

老婦：「逃啦。——這強盜不得好死呀。可憐小二子一條命——」

男的：「小二子——死了？」

老婦：「就在這胡同口，——死的慘啊。——我拖小禿子看的，老虎灶跟前流了一灘血

，你猜像什麼？——就像鷄血。」

少女：「你聽聽高姑娘這一張嘴！——人血說是鷄血，鷄血還可以吃呀！」

〔這時小毛哭起來了：「啊啦！啊啦！」「啊啦！啊啦！」〕

〔男的：「噢，那厚里沒，沒入？」〕

〔於是側門裂開了一條縫，高姑娘伸頭來。〕

高姑娘：「嚶，騎在地上呢。」

〔接着趙有財和小蘭手挽手地走進來。小別經年，我們的小老闆畢竟不同昔日了：他已經留了頭髮，燙的一個波浪一個波浪地，又光又亮。鼻梁上架起一副摩登眼鏡，配上小綠點兒什怎尼斯的西服，說明他怎樣生活在逐漸增加的豪華和優裕里。就有一點，他的

右眼角依然有一塊銅錢大的疤，未免美中不足。

趙有財：（指指點點）她，——她暈倒了？——這屋子好，好闊！

小蘭：（望望窗外）像有打雷的聲音，怕要下雨啦。

高大娘：什麼熱呀悶的，她是裝的！（順手撈了一根細柴棒子）喂，你別裝了，你也是自作自受！

（說了半天，還是沒有動靜）——咳，你不說話？（故意刺一下）你看見人家兩口子親熱你裝傻？

小蘭：（心里高興，故意撒個嬌）高大娘說話總是扯扯拉拉的！

高大娘：（三角眼睛稜稜一瞧，早就把這位姑娘的祕密看穿了，她趁勢——）哎，您拿福還隔的了我呀！（對小老板）我忘了給您道喜，小老板，您有蘭姑娘這般花枝樣的美人兒，人是到手了；偏偏紗布又是一天一個價，您坐在亭子里，財神爺從天上掉下來，要攔也攔不住；這叫做人財兩旺。（拿擗子指着小鵝，嘴一歪）呸！像你那個強盜男人哪，擗命擗一輩子，可憐掙的——

（忽然小鵝一骨碌坐起來，瞪着眼睛。

趙有財：（趕快退一步）她，她做什麼？——她直瞪瞪望着我？

小鵝：（豎着耳朵聽）是哪個哭？哪個哭？

小蘭：（插嘴）咳，哪個哭她還不曉得！

高大娘：哪個？——就是你寶貝兒子小毛！

（不曉得怎的，聽見「小毛」兩個字，她就飛奔過去了！——

小鵝：（對準小毛一巴掌）是你害死你爹，是你害死你爹！

〔小孩「哇啦」「哇啦」哭的更兇了：「哇啦！哇啦！」〕

高大娘：該死該死，「打翻了水拿扁担出氣！」

小 鵝：（臉上鐵青青地）你哭？你哭？（突然兩手揉着小頸子）壞東西！壞東西！壞東西！（

聲嘶地）壞——東——（咬牙）西（手一鬆，眼睛血紅紅的，果然小毛不哭了）

趙有財：（有點恐懼）她，她做什麼？

高大娘：（一顛一顛地過去）怎麼啦，你——

小 蘭：（伸頭一看，大叫）哎呀，舌頭都勒出來了！

趙有財：（張大了嘴吧）小孩勒死了？

（這時小鵝淒厲地慘笑起來，她一手抱着死孩子，一手依然在他臉上亂抓，跳着唱着。

小 鵝：（粗獷地）我給你報仇呵，——小毛的爹！我給你報仇呵，——小毛的爹！

趙有財：（結結巴巴）不，不好，她，她瘋了！

小 鵝：（從粗獷變成尖厲）我給你報仇呵——小毛的爹！我給你（她用手指戳小毛的眼睛）——

報——仇，——我（用力戳）——報——仇！

小 蘭：（大驚）不得了，她挖小孩的眼睛！

（果然小眼睛變成一個洞洞，她用嘴舐舐血指頭，忽然轉成哭聲了，哭聲也是一樣的淒厲。

小 鵝：（哀而慟）這里苦人多啊！——你們行行好吧。苦人多啊，你們行行好吧。（忽然她把

死孩往空中一扔，就像拋皮球的，扔在地上。她磕頭如搗蒜）我給你們磕頭，我給你們

磕頭，……

小 蘭：（受不了）我，我們走吧！

趙有財：（張嘴結舌）走，走吧。

（他們還沒有走出去，就聽見天空隱隱的雷聲，越響越緊，越響越緊，接着電光閃閃，突然一個大爆炸：「霹靂嘩啦！」

（大雨傾盆而下。

（屋里油燈熄滅了，陷於恐怖的黑暗中。

高大娘：（拄着柴棒子，摸索着）罪孽啊！——老天爺要降災了，——罪孽啊！（喃喃地她出去了）老天爺要降災了！

（老天爺真是震怒了：一個霹靂緊接一個霹靂，如隆隆巨砲，震撼着山嶽和城廓。而暴雨却挾着巨塊冰雹，從那黝黑不可測的天際，萬馬奔騰般的衝瀉下來：「霹靂嘩啦！」「霹靂嘩啦！」「嘩啦啦！」「嘩啦啦！」全城的燈光都滅了。在黑暗中，只有電光閃閃，雷聲隆隆，世界好像到了末日。

（但是在電光閃閃的一刹那，我們依然看見小鵝臉色蒼白，蜷伏在牆角里，不時拍着身旁的小毛，嘴里哼着微弱的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娃娃乖，娃娃好，媽媽買個糍粑……」

——幕落。

（全劇終）

後記

(一)

這齣戲，是我從另一齣戲「瘋女」改編的。「瘋女」是兩年前的舊稿了，寫成以後，會由大時代書局出版，——那正是我狼狽復員的時候。初版千冊，不久就在重慶銷光了。歸來以後，一直沒有再版。這是因為，我發現戲有「問題」，我想改，而我又沒有整正時間靜靜寫點什麼，因此就「拖」了下來。

我應該說，「拖」並不是一件壞事，特別是「拖」到今天：學潮和米潮，就像兩個毒瘡，一塊在我們乾涸了的却是血淋淋的手腕上潰爛化膿的時候！

於是在新的激動之下，我默然領悟了我該走的路。我明白，要修改的話，就應該接受這個新啓示：整個佈局必須改動。原來「瘋女」是有副題的，那就是倫理混亂的悲劇。現在我把副題連根拔掉了，而讓主題通過目前若干活生生的故事，慢慢爬出來。我又利用我耳聞目見的那些悲慘和罪惡，把它們當作彩色和顏料，用來渲染齣戲的陰森的畫面。我知道我是怎樣筆弱，我描不出像樣的圖畫來。不過假如能够多少留下一點這時代的影子，我就感到意外的滿足了。

爲了紀念這一次的改動，我把戲名改成了「長恨歌」。

(二)

從孕思到脫稿，「瘋女」一共寫了九個月。而由「瘋女」改成「長恨歌」，又化了一個半月。實際上，設計和佈局，佔了去大部份時間。真正握筆寫，不過百十天光景。百十天說來很順嘴，好像一眨眼就過去了，然而在我，那是怎樣一串癡癡瘋狂的日子！我記得，多少次岑寂的雨夜，

我怎樣暴躁地踐踏「長恨歌」的廢稿：我擰我的頭髮，踹一脚，再踹，再踹，——踹的稀爛，隨後我就像發了寒熱，夢囈喃喃地捱到了天明。又多少次陰鬱的黃昏，我把我的頭和臉深深埋在手臂里，痛苦地捕捉那些痛苦的靈魂；小兒子，老大，或者是寂寞的小鵝。我木然不動，一點鐘過去了，一點二十分過去了，又十分鐘過去了，我茫然抬起頭來，矚望那茫茫蒼蒼暮色四合的大地，依然一無所得，我怎樣湧起一個落寞的悲哀！

如是半神經質地，我繼續了幾個月。有時因為鬱結而焦灼，有時冥思入神，又不寬欣然有得色。怡然而樂，怒然而憂，旁人不明白爲什麼，我却放任自己生活在幻想的世界中。我把我的感情，憧憬，乃至整個生命的力量，全部壓在我的戲上。臨到最後，是「長恨歌」將誕生的時候了，我幾乎近於瘋狂。爲了迎接小生命，我怎樣懷着戰慄的歡喜，亢奮地，從黎明寫到午夜。草草一覺以後，我又從夢中驚醒。在熒熒的殘燭下，伏案吟哦，直至東方大白。窗外小鳥，不知道什麼時候啾啾地唱了；樓下琴聲，「叮咚，叮咚，」意興正濃。當我寫完「長恨歌」的末頁，眼前已是朦朧的一片：腰是酸了，手也酸了，走路有點幌幌的，然而我禁不住疲倦地笑了。——那一俄頃，我彷彿分享了母體諸難產的嬰兒第一聲呱呱啼哭的時候那一種偉大歡喜。

(三)

和「鬱雷」比較起來，在風格上，「長恨歌」是屬於另一種型。「鬱雷」好比是一個游嬉的富家子弟，面目甜俊些；衣冠也齊整些。「長恨歌」却像是一個檢煤渣的孩子，蓬頭垢面，套着一身襤褸破襖的破襖兒。「鬱雷」的背景是竹林，是菊花，是富貴的宅邸，是一片青色的凄美的天空。「長恨歌」的門前，却是一株挺拔的古松。那里的小鵝，彳亍在狂風里，大雪中，整個氛圍是一幅沉重的鉛色。從這一點說，兩者原是很難對比的。

不過我不應該隱瞞我的讀者，雖說對於兩個戲，我都有一種原始的愛，恰如老羊還知道寶貝小羊。我可不敢保證，我就沒有一點私心。如果「長恨歌」多贏得一份恩寵，也許是因為她更多苦惱了我。爲了「鬱雷」，我記得，我頻頻在一種激動之下，選擇我認爲必需的字眼，用來「潑」出我的感情，我盡量讓它「潑」的痛快。寫「長恨歌」便不是這樣了。雖然我依舊免不了激動，我却很少流露。激動以后不是傾瀉，而是沉鬱；不是外鏢，而是內蘊；我努力把我的感情用理智的皮「包」起來。潑水式的眼淚，是眩目的，光彩的，容易博人矜憐；包裝的感情，雖則躲在里面，旁人也許不感覺什麼，而在自己，卻是更痛苦了。

這能不能算是進步呢？我不知道。我祇覺得，這也許是一種信號，說明我的年齡漸漸大了。年齡大了，「理智」代替「感情」，不免在文字上發生影響。我如何追慕我的「野馬」的少年時代，——那些無羈，那樣瘋狂，那樣多的幻想，織成一幅又一幅絢爛的夢境？然而年齡過去了，眼淚和歡笑的意義，也跟着改變了。醜陋的現實擺在面前，逼得我不能不看，不想；看了，想了，又不能不寫；寫又不能儘情寫；於是我祇好一層一層地，把我的感情「包」起來。我覺得我不是寫東西，簡直是「包」東西。我一向是拙手笨腳的，別說捲什麼行李了，就是包一兩件衣裳，也常常弄的凸七凸八，不成模樣。如今要我把我放肆慣了的感情包起來，聰明的讀者們，你說，這應該是怎樣一種可怕的刑罰？

然而我畢竟「包」起來了。不管包的怎樣難看，也總算是我的一種笨拙的努力。也許爲了這層理由，對於我的第二齣戲，我就免不了有點偏心，這也是很自然的罷。

朱彤劇文集

I 鬱雷 (四幕悲劇)

讀書生活社渝一二版
名山書局滬改版

II 長恨歌 (三幕悲劇)

前名瘋女，大時代書局渝版
新中國出版社滬改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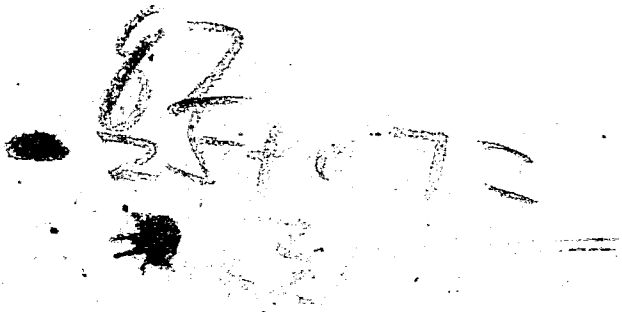
III 自由的審判

戲劇·文藝·歷史集
一九四七年滬版

集內包括：1. 獨幕諷刺劇——皆大歡喜

2. 歷史性散文

(自由的審判，史詩，落日，
南京——我們的聖城等四篇)



3C
34.6
1